

關忠義

謹續 乾隆
上諭 鑑光

張飛馬超黃忠趙雲

龐統糜正

許靖糜竺孫乾簡雍伊籍秦宓

董味勤已馬良馬謖陳震董允陳祗呂乂

劉封彭芳廖立李嚴劉琦魏延楊儀

霍峻王連向臧向寵張裔楊洪費詩

杜微周羣張裕杜瓊許都孟光米敬尹默李翼譙周卻正

黃權李恢呂凱馬忠王平張嶷

蔣琬費禕姜維

三國志

卷三十九至四十四

蜀書六

三國志三十六

關張馬黃趙傳第六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於鄉里合

徒眾而羽與張飛為之禦侮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別部司馬

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

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蜀記曰曹公與劉備圍呂布於下邳關羽啓公布使秦宜

異色先遣迎看因自雷之羽心不自安此與魏氏春秋所說異也先主之襲殺徐州刺史車胄使羽守下邳

城行太守事魏書云以羽領徐州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奔袁

紹曹公禽羽以歸拜為偏將軍禮之甚厚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

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

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

圍曹公即表封羽為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為人而察其心神無

長

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傳子曰及羽殺顏

太祖恐太祖殺羽不白非事君之道乃歎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太祖曰及羽殺顏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度何時能去遼曰羽受公恩必立效報公而後去也

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

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臣松之以為曹公知羽

遣追以成其義自非有土霸之度孰能至於此乎斯是曹氏之休矣從先主就劉表喪卒曹公定荊州先主自

樊將南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曹公追至當陽長阪先

主斜趨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蜀記曰初劉備在許與曹公共獵獵中

颯江渚羽怒曰往日獵中若從羽言可無今日之困備曰是時亦為國家惜之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為福邪臣松之以為備後與董承等結謀但事泄不克諸耳若為國家惜曹公其言如

言何羽若果有此勸而備不肯從者將以曹公腹心親賊也繁有徒事不宿構非造孫權遣兵

次所行曹雖可殺身必不免故以計而止何惜之有乎既行之事故託為雅言耳左先主拒曹公曹公引軍退歸先主收江南諸郡乃封拜元勳以

羽為襄陽太守濕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

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

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

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

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

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臂作

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

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二十

四年先主為漢中王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眾攻曹仁

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

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梁郊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為之支黨

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蔣濟以為關羽

班氏乾是王傳字衍揚
戲傳輔臣贊吳王權
傳皆止作士仁通鑑亦
誤增傳字卷案地說
是也東漢後之名此下
亦屢言若仁則單名仁
可知

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

圍自解曹公從之先是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

權大怒典略曰羽圍樊權遣使求助之勅使莫速進又遣主簿先致命於羽羽忿其淹遲又自

已得于禁等乃罵曰猪子敢爾如使樊城拔吾不能滅汝邪權聞之知其輕也偽手書

以謝羽許以自往臣松之以為荆吳雖外睦而內相猜防故權之襲羽潛師密發按呂蒙傳去

伏精兵於構艦之中使白木搖櫓作商賈服以此言之羽不求助於權權必不語羽當注也若許

相援助何故又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

自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

咸懷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公遣徐晃救

曹仁蜀記曰羽與晃宿相愛遙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見下馬宣令得羽不能克

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眾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

羽斬羽及子平于臨沮蜀記曰權遣將軍擊羽獲羽及子平權欲活羽以敵劉曹左右

今豈可生乃斬之臣松之案吳書孫權遣將潘璋逆斷羽走路初至即斬且臨沮去江陵二三

百里豈容不時殺羽方議生死乎又云權欲活羽以敵劉曹此之不然可以絕智者之口吳

歷曰權送羽首於曹公追諡羽曰壯繆侯蜀記曰羽初出軍圍樊夢猪嚙其足語子平曰

以諸侯禮葬其屍骸

子興嗣興字安國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為

侍中中監軍數歲卒子統嗣尚公主宮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以

興庶子彝續封蜀記曰龐德子會隨鍾鄧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

之先主從曹公破呂布隨還許曹公拜飛為中郎將先主背曹公

依袁紹劉表表卒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

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

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
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飛為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
新亭侯後轉在南郡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
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
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

諷誦略

皆上子

子興嗣興字安國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為

侍中中監軍數歲卒子統嗣尚公主宮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以

興庶子彝續封蜀記曰龐德子會隨鍾鄧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

之先主從曹公破呂布隨還許曹公拜飛為中郎將先主背曹公

依袁紹劉表表卒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

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

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

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飛為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

新亭侯後轉在南郡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

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
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

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

坐窮山放虎自衛也

飛所過戰克與先主會於成都益州既平賜諸葛亮法正

華陽國志曰初先主入蜀至巴郡顏捐心歎曰此所謂獨

差以飛領巴西太守曹公破張魯置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迤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土獲安先主為漢中王拜飛為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誥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侔

蹤召虎名宣遐邇故特顯命高埔進爵兼司于京其誕將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極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初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闔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追諡飛曰桓侯長子苞早天次子紹嗣官至侍中尚書僕射苞子遵為尚書隨諸葛瞻於緜竹與鄧艾戰死馬超字孟起右扶風茂陵人也父騰靈帝末與邊章韓遂等俱起事於西州初平三年遂騰率眾詣長安漢朝以遂為鎮西將軍遣

還金城騰為征西將軍遣屯郿後騰襲長安敗走退還涼州司隸
 校尉鍾繇鎮關中移書遂騰為陳禍福騰遣超隨繇討郭援高幹
 於平陽超將龐惠親斬援首後騰與韓遂不和求還京畿於是徵
 為衛尉以超為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典略曰騰字壽成馬援後也桓帝時其父字子碩嘗為天水蘭

于尉後失官因畱隴西與羌錯居家貧無妻遂娶羌女生騰騰少貧無產業常從郿山中斫材木負販詣城市以自供給騰為人長八尺餘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靈帝末涼州刺史耿鄙任信姦吏民王國等及氏羌反叛州郡募發民中有勇力者欲討之騰在募中州郡異之署為軍行事典領部眾討賊有功拜軍司馬後以功遷偏將軍又遷征西將軍常屯汧隴之間初平中拜征東將軍是時西州少穀騰自表軍人多乏求就穀於池陽遂移屯長平岸頭而將王承等恐騰為己害乃攻騰營時騰近出無備遂破走西上曾三輔亂不復來東而與鎮西將軍韓遂結為異姓兄弟始甚相親後轉以部曲相侵又更為讐敵騰攻遂遂走合眾還攻騰殺騰妻子連兵不解建安之初國家綱紀始弛乃使司隸校尉鍾繇涼州牧韋端和解之徵騰還屯槐里轉拜為前將軍假節封槐里侯北備胡寇東備白騎待士進賢於救民命三輔甚安愛之十五年徵為衛尉騰自見年老遂入宿衛初曹公為丞相辟騰長子超不就超後為司隸校尉督軍從事討郭援為飛矢所中乃以囊囊其足而戰破斬援自詔拜徐晃刺史後拜諫議大夫及騰之入因超詔拜為偏將軍使領騰營又拜超弟休奉車都尉休弟鐵為都尉使其家屬皆詣鄴惟超獨畱

既統眾遂與韓遂合從及楊秋李堪成宜等相結進軍至潼關曹
 公與遂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陰欲突前捉曹公曹公左右將

實說文所混視也自分
 聲相計如孟子使民時
 巧也音義在德切

許褚瞋目盼之超乃不敢動曹公用賈詡謀離間超遂更相猜疑
 軍以大敗山陽公載記曰初曹公軍在蒲阪欲西渡超謂韓遂曰宜於渭北拒之不過十日

超走保諸戎曹公追至安定會北方有事引軍東還楊
之曰馬兒不死

阜說曹公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嚴為其備
吾無葬死也

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超果率諸戎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
 皆應之殺涼州刺史韋康據冀城有其眾超自稱征西將軍領并

州牧督涼州軍事康故吏民楊阜姜叙梁寬趙衢等合謀擊超阜

叙起於鹵城超出攻之不能下寬衢閉冀城門超不得入進退狼

狽乃奔漢中依張魯魯不足與計事內懷於邑聞先主圍劉璋於

成都密書請降典略曰建安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侯選程銀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

楊秋韓遂等凡十部俱反其眾十萬同據河潼建立營陣是歲曹公西征

與超等戰於河渭之交超等敗走超至安定遂奔涼州詔收滅超家屬超復敗於隴上後奔漢中

張魯以為都講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諫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初超未反時

其小婦弟种畱三輔及超敗种先入漢中正曰种上壽於超超捶胸吐血曰關門自口一旦同命

逃入氏中轉奔往蜀先主遣人迎超超將兵徑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

是歲建安十九年也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超至未旬而成都潰

因爲前都亭侯山陽公載記曰超因見備待之厚與備言常呼備字關羽怒請殺之備曰

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竝杖刀立直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遂一不

復呼備字明曰歎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爲呼人主字幾爲關羽張飛所殺自後乃尊事備

松之按以爲超以窮歸備受其爵位何容傲慢而呼備字且備之入蜀留關羽鎮荊州羽未嘗在

益土也故羽聞馬超歸降以書問諸葛亮超入才可誰比類不得如書所云羽焉得與張飛立直

乎凡人行事皆謂其可也知其不可則不行之矣超若果呼備字必謂於理宜爾也就令羽請殺

超超不應聞俱見二子立直何由使知以呼字之故云幾爲關張所殺乎言不經理深可忿疾也

袁曄樂資等諸所記載穢雜虛先主爲漢中王拜超爲左將軍假節章武元

謬若此之類始不可勝言也年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叅鄉侯策曰朕以不德獲繼至尊

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川慘怛疾如疾首海內怨憤歸

正反本暨于氏羌率服德彌慕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竝昭是以

委任授君抗颺虓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保遠邇

肅慎賞罰以篤漢祜以對于天下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臨没上疏

曰臣門宗二百餘口爲孟德所誅略盡惟有從弟岱當爲微宗血

食之繼深託陛下餘無復言追諡超曰威侯子承嗣岱位至平北

將軍進爵陳倉侯超女配安平王理典略曰初超之人蜀其庶妻董及子秋畱

付魯魯自手殺之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荊州牧劉表以爲中郎將與表從子磐共

守長沙攸縣及曹公克荊州假行裨將軍仍就故任統屬長沙太

守韓玄先主南定諸郡忠遂委質隨從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

璋忠常先登陷陣勇毅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爲討虜將軍建安二

十四年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衆甚精忠推鋒必進勸率士

卒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大敗遷征西將軍是歲先

主爲漢中王欲用忠爲後將軍諸葛亮說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

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

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遂與羽等齊位

賜爵關內侯明年卒追諡剛侯子叙早沒無後

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也本屬公孫瓚瓚遣先主為田楷拒袁

紹雲遂隨從為先主主騎

雲別傳曰雲身長八尺姿顏雄偉為本郡所舉將義從吏兵詣公孫瓚時袁紹稱冀州牧瓚深憂州人之從紹也善

雲來附嘲雲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迴心迷而能反乎雲答曰天下訥訥未知孰是民有倒縣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為忽袁公私則將軍也遂與瓚征討時先主亦依託瓚每接

納雲雲得深自結託雲以兄喪辭暫歸先主知其不反捉手而別雲辭曰終不肯德也先主就袁紹雲見於鄴先主與雲同林賦密遣雲入冀得數百人皆解劉左將軍部曲紹不能知遂隨

先主至及先主為曹公所追於當陽長阪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

即後主也保護甘夫人即後主母也皆得免難遷為牙門將軍先

主人蜀雲留荆州

雲別傳曰先主之敗有人言雲已北去者先主以手執之曰子龍寡嫂曰樊氏有國色簡欲以配雲雲辭曰相與同姓卿兄何能許時有人勸雲納之雲曰籠迫降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遂不取籠果逃走雲無繼介先是與夏侯惇戰於博望生獲

夏侯惇是雲鄉里人少小相知雲曰先主活之薦蘭明於法律以為軍正雲不用自近其慎慮類如此先主入益州雲領雷營司馬此時先主係大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

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聞雷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內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勸吳截江乃得後主還

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

召諸葛亮亮率雲與張飛等俱泝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

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于成都

成都既定以雲為翊軍將軍

傳曰益州既定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駭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上乃其宜耳益州人

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今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即從之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為可取雲兵隨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

圍迎視忠等值曹公揚兵大出雲為公前鋒所擊方戰其大眾至勢偏遂前突其陣且鬪且却公軍散已復合雲陷敵還趣圍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還營迎著公軍追至圍此時沔陽長張翼在

雲圍內翼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公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雷鼓震大惟以

戎弩於後射公軍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日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

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作樂飲宴至暝軍中號雲為虎威將軍孫權襲荆州先主大怒欲討權雲

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壯子不篡盜當因眾心早圖關中居河

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建興元

得卒解也先主不聽遂東征雷督江州先主失利於秭歸雲進兵至永安吳軍已退年為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遷鎮東將軍五年隨諸葛亮

駐漢中明年亮出軍揚聲由斜谷道曹真遣大眾當之亮令雲與鄧芝往拒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強失利於箕谷然斂眾固守不至大敗軍退賈為鎮軍將軍

雲別傳曰亮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答曰雲身自斷後軍資

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七年卒追諡順平

侯初先主時惟法正見諡後主時諸葛亮功德蓋世將宛費禕荷國之重亦見諡陳祗寵待特加殊獎夏侯霸遠來歸國故復得諡

於是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及雲乃追諡時論以為榮雲別傳載後主詔曰

官至虎賁中郎督行領軍次子廣牙門將隨姜維沓中臨陣戰死

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

常也馬超阻戎負勇以覆其族惜哉能因窮致泰不猶愈乎黃忠

趙雲強摯壯猛竝作爪牙其灌滕之徒歟
蜀書六
三國志三十六

蜀書七

三國志三十七

龐統法正傳第七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

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其語自晝至

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為

馬德操為冰鏡皆龐德公語也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嘗造

德公值其渡河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

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

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字山民亦有今名娶諸葛

命為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

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

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

致證曰後漢書注作德
公字山民可知仕魏者
非後公也此脫去字字
難據心為隱操不終
或字即子之誤

水鏡官本水鏡

乎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
人多聞其名及當西還竝會昌門陸續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
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

陸子為勝乎統曰駑馬雖精所致一人耳駑牛日行三百里所致豈一人之重哉劭就統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助卿孰愈統曰陶治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要最

吾似有一日之長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許子將褒貶不

平以皮樊子昭而仰許文休劉曄曰子昭拔自曹豎年至其順退能守靜進能不苟雖智力不

濟答曰子昭誠自長幼親潔然觀其齒齒牙樹頰舌吐唇吻自非文休敵也

多亦一時之佳也績劭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

士深與統相結而還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未陽令在縣不治

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

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

器之以為治中從事

江表傳曰先主與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為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

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耳

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獨為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為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

險塗非萬全之計也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言冗竝為軍師中郎將

九州春秋曰統說備

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強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

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備曰今指助善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

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統曰權變

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霸之事逆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

信今日不取終為亮留鎮荊州統隨從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

人利耳備遂行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

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為
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
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
各杖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賤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
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竝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
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
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

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
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
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
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
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
之論阿誰為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習鑿齒曰夫霸
王者必體仁義
以為本杖信順以為宗一物不具則其道乖矣今劉備棄璋璋士權以濟業負信違情德義俱愆
雖功由是隆宜大傷其敗譬斷手全軀何樂之有罷統懼斯言之泄宣知其君之必悟故眾中匡
其失而不修常謙之道矯然太當盡其塞謬之風夫士失而能正是自臣也納勝而無統是從理
也有臣則陛隆堂高從則星策畢舉言而善兼明暫凍而義彰百代可謂達乎大體矣若
惜其小失而廢大益矜此過言自絕遠黨能成業濟務者未之有也臣松之以為謀策劉璋計
雖出於統然遠義成功本由道心既內疚則歡情自散故間備稱樂之言不覺率爾而對也備
宴酣失時事同樂禍自比武王曾無愧色此備有非而統無失其云君臣
俱失蓋分謗之言耳習氏所論雖大旨無乖然推演之辭近為流宕也

進圍雒縣統率

眾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

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為之拜追賜統爵關內侯諡曰靖侯

統子宏字巨師剛簡有臧否輕傲尚書令陳祗為祗所抑卒於涪
陵太守統弟林以荊州治中從事參鎮北將軍黃權征吳值軍敗
隨權入魏魏封列侯至鉅鹿太守襄陽記曰林婦同郡習禎妹禎事在楊戲輔臣
贊曹公之破荊州林婦與林分鬪守養弱女子

有餘年後林隨黃權降魏始復集聚魏文
帝聞而賢之賜牀帳衣服以顯其節義

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祖父真有清節高名三輔決錄注曰真字高
卿少明五經兼通識緯

學無常師名有高才常幅巾見扶風守守曰哀公雖不肖猶臣仲尼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欲相
屈為功曹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四時朝覲若欲吏使之負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
扶風守遂不敢以為吏初真年未弱冠父在南郡步往候父已欲去父蜀之待正且使觀朝吏會
會者數百人真於牕中聞其與父語畢問真曰賢真曰曹操胡廣有公卿之量其後漢果歷九卿
三公之位世以服真之知人前後徵辟皆不就久入郭正美之號曰
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卒正父衍字季玉司徒掾廷尉左監建安初天下飢荒正

與同郡孟達俱入蜀依劉璋久之為新都令後召署軍議校尉既
不任用又為其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志意不得益州別駕張
松與正相善忖璋不足與有為常竊歎息松於荊州見曹公還勸
璋絕曹公而自結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讓不得已

而往正既還爲松稱說先主有雄略密謀協規願共戴奉而未有緣後因璋聞曹公欲遣將張魯之有懼心也松遂說璋宜迎先主使之討魯復令正銜命正既宣指陰獻策於先主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張松州之股肱以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殷富馮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先主然之沂江而西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鄭度說璋曰華陽國志曰度廣漢人爲州從事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上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必禽耳先主聞而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璋果如正言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及軍圍雒城正賤與璋曰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

右不明本末必竝歸咎蒙恥沒身辱及執事是以捐身於外不敢反命恐聖聽穢惡其聲故中間不有賤敬顧念宿遇瞻望悵悵然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於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愚闇策薄精誠不感以致於此耳今國事已危禍害在速雖捐放於外言足憎尤猶貪極所懷以盡餘忠明將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爲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於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違信黷誓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選趨求順耳悅目隨阿遂指不圖遠慮爲國深計故也事變既成又不量強弱之勢以爲左將軍縣遠之衆糧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日相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別屯日自零落雒下雖有萬兵皆壞陣之卒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之戰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守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

對遂多所供遠曠懸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空爾相
守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犍爲界分平資中
德陽三道竝侵將何以禦之本爲明將軍計者必謂此軍縣遠無
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荊州道通衆數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
李異甘寧等爲其後繼若爭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此全有
巴東廣漢犍爲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益州
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亾二吏民疲困思爲亂者十戶而八若
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
又魚復與關頭實爲益州福禍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
竝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竝進已入心腹坐守都維存亾之勢
昭然可見斯乃大略其外較耳其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愚
猶知此事不可復成況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

數哉旦夕偷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圖莫肯盡心獻良計耳若事窮
勢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戶展轉反覆與今計異不爲明將軍盡死
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獲不忠之謗然心自謂不負聖德
顧惟分義實竊痛心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
爲可圖變化以保尊門十九年進圍成都璋蜀郡太守許靖將踰
城降事覺不果璋以危亾在近故不誅靖璋旣稽服先主以此薄
靖不用也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
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
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爲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
之待郭隗先主於是乃厚待靖

孫盛曰夫禮賢崇德爲邦之要道封墓式闕先王

視四海振服羣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靖處室則友于不穆出身則受位非所語信則夷險易心
論識則始爲譽首安在其可寵先而有以感致者乎若乃浮虛是崇偷薄斯禁則秉直杖義之士
將何以禮之正務眩惑之術違貴尚之風譬之郭隗非其倫矣臣松之以爲郭隗非賢猶以權
計蒙寵况文休名聲夙著天下謂之英偉雖末年有瑕而事不彰微若不加禮何以釋遠近之惑

乎法正以靖方魄未為不當而盛以封墓式問為難何其透哉然則燕昭亦非豈唯劉翁至於友于不謬失由于將尋蔣濟之論知非文休之尤盛又譏其受任非所將謂仕於董卓初秉政顯擢賢後受其策爵者森然皆是文休為選官在卓未至之前後選中丞不為超越以此為貶則荀爽陳紀之儔皆應擢棄於世矣

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食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

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

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

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

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

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

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

言如此孫盛曰夫威福自下內家宮國之道刑縱於寵毀政亂理之源安可以功臣而極其陵

不愛王憲故也諸葛氏之言於是乎失政刑矣二十二年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

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

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備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

之將帥舉眾往討則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

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

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

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

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先主命黃

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公西征聞正之策曰吾

故知玄德不辦有此必為人所敎也臣松之以為蜀與漢中其由唇齒也劉主

夫聽用嘉謀以成功業霸王之主誰不皆然魏武以為先主立為漢中王以正為尚

人所教亦豈劣哉此蓋壯恨之餘辭非測實之常言也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先主為之流涕者累日諡曰

翼侯賜子邈爵關內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諸葛亮與正雖

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孫

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孫

權以復關羽之恥羣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評曰龐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于時荆楚謂之高俊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算然不以德素稱也儻之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正

其程郭之儔儷邪先主與曹公爭勢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無敢諫者天下如

先主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

蜀書七

魏川屯鳳葛氏建國周南

三國志三十七

蜀書八

三國志三十八

許糜孫簡伊秦傳第八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

稱而私情不協邵為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叙以馬磨自給潁川

劉翊為汝南太守乃舉靖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靈帝崩

董卓秉政以漢陽周毖為吏部尚書與靖共議謀進退天下之士

沙汰穢濁顯拔幽滯進用潁川荀爽韓融陳紀等為公卿郡守拜

尚書韓馥為冀州牧侍中劉岱為兖州刺史潁川張咨為南陽太

守陳畱孔伷為豫州刺史東郡張邈為陳畱太守而遷靖巴郡太

守不就補御史中丞馥等到官各舉兵還向京都欲以誅卓卓怒

毖曰諸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心而諸君所

用人至官之日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此毖令出於外斬之靖從

錢氏大所曰吳郡都尉
孫策傳作吳郡太守
親里官本作親理姚氏
範曰親理見諱周傳注
德案彼注今官本及此本
皆作親里

兄陳相瑒又與佃合規靖懼誅奔佃蜀記曰靖後自表曰黨賊求生情所不忍
佃卒依揚州刺史陳禕禕死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太守王朗
其道素與靖有舊故往保焉靖收恤親里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策東
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疎親悉發乃從
後去當時見者莫不歎息既至交趾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國袁
徽以寄寓交州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略足
以計事自流宕已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已與九族
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
之耳鉅鹿張翔萬機論六街王命使交部乘勢募靖欲與誓要靖拒
而不許靖與曹公書曰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駑怯偷生自竄蠻貊
成闕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迫
於袁術方命圯族扇動羣逆津塗四塞雖縣心北風欲行靡由正

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三江五湖皆為虜庭臨時
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袁沛鄧子孝等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
歐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絕糧茹草飢殍荐臻
死者大半既濟南海與領守兒孝惠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勅
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嶽承此休問且悲且喜即與袁沛及徐元
賢復共嚴裝欲北上荊州會蒼梧諸縣夷越盜起州府傾覆道路
阻絕元賢被害老弱竝殺靖尋循渚岸五千餘里復遇疾痛伯母
隕命并及羣從自諸妻子一時略盡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計為兵
害及病亾者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陳哉臣松之以
賢者避世其次避地蓋貴其識見安危去就得所也許靖嚴密會稽閩閩之士孫策之來於靖何
為而乃泛萬里之海入疫癘之鄉致使尊弱塗炭百權備經可謂自貽矣謀臣若斯難以言智孰
若安時處順端拱吳越與張昭張紘之儔同保元吉者哉懼卒顛仆永為亾虜憂瘁慘慘忘寢與食欲附
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闕庭而荊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絕

政證曰自冊府元龜作泊

政證曰謀臣當作謀身

欲上益州復有峻防故官長吏一不得入前令交趾太守士威彥
深相分託於益州兄弟又靖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寂寞未有
報應雖仰瞻光靈延頸企何由假翼自致哉知聖主允明顯授
足下專征之任凡諸逆節多所誅討想力競者一心順從者同規
矣又張子雲昔在京師志匡王室今雖臨荒域不得參與本朝亦
國家之藩鎮足下之外援也子雲名津南陽人爲交州刺史見吳志若荆楚平和王澤南至
足下忽有聲命於子雲勤見保屬令得假途由荆州出不然當復
相紹介於益州兄弟使相納受儻天假其年人緩其禍得歸死國
家解逋逃之負泯軀九泉將復何恨若時有險易事有利鈍人命
無常隕沒不達者則永絕罪責入於裔土矣昔營丘翼周杖鉞專
征博陸佐漢虎賁警蹕漢書霍光傳曰光出都肆郎羽林道上稱警蹕未詳虎賁所出也今日足下扶危持
傾爲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

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憂深祿厚者責重足
下據爵高之任當責重之地言出於口卽爲賞罰意之所存便爲
禍福行之得道卽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卽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
於足下百姓之命縣於執事自華及夷顛顛注望足下任此豈可
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寬和羣司審量五材
爲官擇人苟得其人雖讎必舉苟非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
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於管絃勒勲於金石願君勉之爲國自
重爲民自愛翔恨靖之不自納搜索靖所寄書疏太守南陽宋仲
劉璋遂使使招靖靖來入蜀璋以靖爲巴郡廣漢太守南陽宋仲
子於荆州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休倘儻瑰瑋有當世之具足
下當以爲指南益州耆舊傳曰商字文表廣漢人以才學稱聲問著于州里劉璋辟爲治中從事是時王塗隔絕州之救恤猶七國之諸侯也而璋懦弱多疑不能
黨信大臣商奏記諫璋璋頗感悟初韓遂與馬騰作亂關中數與璋父焉交通信至騰子超復與璋相聞有連蜀之意商謂璋曰超勇而不仁見得不思義不可以爲唇齒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

以示人今之益部上美民豐寶物所出斯乃後夫所欲傾覆超等所以西望也若引而近之則由
養虎將自遺患矣璋從其言乃拒絕之荆州牧劉表及儒者宋忠咸聞其
許靖號為臧否至蜀見商而稱之曰設使商生於華夏雖王景興無以加
成都禽堅有至孝之行商表其墓追贈孝廉又與嚴君平李弘立祠作銘
姓便之在郡十載建安十六年轉在蜀郡山陽公載記曰建安
卒於官許靖代之建安十九年先主克蜀以靖為左將軍長史先主為
將欲歿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孟德之謂乎

漢中王靖為太傅及即尊號策靖曰朕獲奉洪業君臨萬國夙宵

惶惶懼不能綏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在寬

君其勗哉秉德無怠稱朕意焉靖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

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為之拜章武二年卒子欽先靖天沒

欽子游景耀中為尚書始靖兄事潁川陳紀與陳郡袁煥平原華

歆東海王朗等親善歆朗及紀并子羣魏初為公輔大臣咸與靖

書申陳舊好情義款至文多故不載魏略王朗與文休書曰文休足下消息平

見之緣乎詩人比一日之別於歲月豈况悠悠歷累紀之年者哉自別後若沒而復浮若絕而

復連者數矣而今而後居升平之京師禁於飛龍之聖主濟軍略盡得老與足下並為遺種

之叟而相去數千里加有遠寒之隔時聞消息於風聲託舊情於思想眇眇其處與異世無以異

也往者隨軍到荆州見鄧子孝桓元將粗聞足下動靜云夫子既在益州執職領郡德素規矩老

而不憶是時侍宿武皇帝於江陵劉景升聽事之上其道足下於通夜拳拳飢渴誠無已也自天

子在東宮及即位之後每會羣賢論天下髦雋之見在者豈獨人盡易為英士鮮易取最故乃猥

以原壤之朽質感夫子之情聽每叙足下以為謀首豈其注意乃復過於前世書曰人惟求舊易

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劉將軍之與大魏兼而兩之總此二義前世邂逅以同為際非武皇帝之

旨頃者蹉跌其泰而否亦非足下之意也深思書易之義利結分於宿好故遣降者送吳所獻致

名馬貂屬得因無嫌道初開通展叙舊情以達聲問久濶情愴非夫筆墨所能寫陳亦想足下同

其志念今者親生男女凡有幾人年並幾何僕連失一男一女今有二男大男名肅年二十九生

於會稽小兒裁歲餘臨書愴恨有懷細然又曰過聞受終於文祖之言於尚書又聞歷載在躬允

執其中之文於論語豈自意得於老耄之齒正值天命受於聖王之會親見三讓之弘辭觀衆瑞
之總集觀升堂穆穆之盛禮瞻燦燦焜燿之青烟于時忽自以為處唐虞之運際於紫微之天庭
也徒慨不得攜子之手共列於世有二子之數以聽有唐欽哉之命也子雖在商上想亦極目而
迴望側耳而遐聽延頸而鶴立也昔汝南陳公初拜不依故常讓上卿於李元禮以此推之吾宜
退身以避子位也苟得避子以竊讓名然後緩帶委質游談於平勃之間與子共陳往時避地之
艱辛樂酒酣讌高談大噱亦足遺憂而忘老提筆陳情隨以喜笑又曰前夏有書而未達今重有
書而并致前問皇帝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
徒遂沈溺於羌夷異種之間永與華夏乖絕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緣瞻瞻故土桑梓之望也故復
運慈念而勞仁心重下明詔以發德音申勅訓等使重為書處足下等以足下聰明揆殷勤之聖
意亦足悟海岱之所常在知百川之所宜注矣昔伊尹去夏而就殷陳平違楚而歸漢猶矚德於
阿衡著功於宰相若足下能濟人之遺孤定人之猶豫去非常之偽號事受命之大魏客主兼不
世之榮名上下蒙不朽之常耀功與事並聲與勳著考績效足以超越伊呂矣既承詔直且服舊
之情情不能已若不言足下之所能陳足下之所見則無以宣明詔命弘光大之恩叙宿昔夢想
之思若天啓衆心子導獨意誠此意有攜手之期若險路未夷子謀不從則懼聲問或否復面何

案考下當脫一其字

案世當作此用與之
案汝字有二也
案緩當作緩

由前後二書言每及斯希不切然有動於懷足下周游江湖以暨南海歷觀夷俗可謂徧矣想子之心結思華夏可謂深矣為身擇居猶願中土為主擇居安豈可以不繫意於京師而持疑於荒裔乎詳思愚言速示還報也

糜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鉅億搜神記曰竺嘗從洛

歸未達家數十里路傍見一婦人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糜竺家感若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如此君可馳發竺乃還家遂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後徐州牧陶謙辟為別駕從事謙卒竺奉謙遺命迎

先主於小沛建安元年呂布乘先主之出拒袁術襲下邳虜先主

妻子先主轉軍廣陵海西竺於是進妹於先主為夫人奴客二千

金銀貨幣以助軍資于時困匱賴此復振後曹公表竺領嬴郡太

守曹公集載公表曰泰山郡界廣遠舊多輕悍極時之宜可分五縣為官屬郡揀選清廉以為守將偏將軍糜竺素履忠貞文武昭烈請以竺領嬴郡太守撫慰吏民竺弟芳

為彭城相皆去官隨先主周旋先主將適荊州遣竺先與劉表相

聞以竺為左將軍從事中郎益州既平拜為安漢將軍班在軍師

將軍之右竺雍容敦雅而幹剛非所長是以待之以上賓之禮未

嘗有所統御然賞賜優寵無與為比芳為南郡太守與關羽共事

而私好攜貳叛迎孫權羽因覆敗竺面縛請罪先主慰諭以兄弟

罪不相及崇待如初竺慙恚發病歲餘卒子威官至虎賁中郎將

威子照虎騎監自竺至照皆便弓馬善射御云

孫乾字公祐北海人也先主領徐州辟為從事鄭玄傳云玄薦乾於州乾被辟命玄所舉也後

隨從周旋先主之背曹公道乾自結袁紹將適荊州乾又與糜竺

俱使劉表皆如意指後表與袁尚書說其兄弟分爭之變曰每與

劉左將軍孫公祐共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為悲傷也其見

重如此先主定益州乾自從事中郎為秉忠將軍見禮次糜竺與

簡雍同等頃之卒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荊州雍

與糜竺孫乾同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往來使命先主人益州劉

璋見雍甚愛之後先主圍成都遣雍往說璋璋遂與雍同輿而載出城歸命先主拜雍為昭德將軍優游風議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枕卧語無所為屈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雍之滑稽皆此類也

或曰雍本姓耿幽州人語諸歌

為簡遂隨

音變之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少依邑人鎮南將軍劉表先主之在荊州籍常往來自託表卒遂隨先主南渡江從入益州益州既定以籍為左將軍從事中郎見待亞於簡雍孫乾等遣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後遷昭文將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

秦宓字子勅廣漢緜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奏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曰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黃髮而易稱顏淵固知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雋而遺舊齒衆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修已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趣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偽徹天何況於真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

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區區

貪陳所見

益部者舊傳曰安廣漢人少事聘士楊厚究極圖籍游覽京師還家講授與董扶俱以學行齊聲郡請功曹州辟治中別駕終不久居舉孝廉茂才太尉掾辟除博

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安味精道度厲節高邁察其器量國之元寶宜處弼疑之輔以消非常之咎玄纁之禮所宜招命王塗隔塞遂無聘命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門人慕仰為之碑銘後丞相亮問泰必以安劉璋時必同郡王商為治中從事與必書曰

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下和銜玉以耀世宜一來與州尊相

見必答書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

也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銜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

為良輔不以是時建蕭張之策未足為智也僕得曝背乎隴畝之

中誦顏氏之箴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之等儔

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臯安身為樂無憂為福處空虛之名

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

戚焉後商為嚴君平李弘立祠必與書曰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為

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

嶽不移使楊子不歎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

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楊子雲潛心著述有補

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

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

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

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

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

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

其銘先是李權從必借戰國策必曰戰國從橫用之何為權曰仲

尼嚴平會聚眾書以成春秋指歸之文故海以合流為大君子以

博識爲弘宓報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平
不演海以受淤歲一蕩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國反覆儀秦
之術殺人自生亾人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
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以老氏絕禍於未
萌豈不信邪成湯大聖觀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
而棄朝事臣松之案書傳傳定公無道可稱宓謂之賢者淺學所未達也若此輩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不
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
洪範記災發於言貌何戰國之譎權乎哉或謂宓曰足下欲自比
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壞類乎宓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
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蓋有不
可嘿嘿也翻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臣松之案中經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篇接輿行且歌
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耀章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

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五采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

蓋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

猶恥葦子成之誤況賢於已者乎臣松之案今論語作棘子成子成曰君子質而巳矣何以文爲屈於子貢之言故謂之誤也

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宓爲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

曰仲父宓稱疾卧在茅舍纂將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厨膳卽宓第

宴談宓卧如故纂問朴曰至於貴州養生之具實絕餘州矣不知

士人何如餘州也朴對曰乃自先漢以來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

耳至於著作爲世師式不負於餘州也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揚

雄見易作太玄見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爲武帝制封禪之文于

今天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何如宓以簿擊頰簿手版也曰願明府勿以

仲父之言假於小草民請爲明府陳其本紀蜀有汶阜之山江出

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爲東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上爲天井左

思蜀都賦曰遠則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天地運期而會昌景福勝靈而興作淮濟四瀆江為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

紐今之汶山郡是也帝王世祀曰繇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為修已上山行見流星貫昴

禹木汶山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其地名劉兒坪見世帝紀昔堯遭洪水鯀所不治禹疏江決河東注于

海為民除害生民已來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政

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祇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獨記曰三皇乘

祇車出谷口未詳必此便鄙州之阡陌明府以雅意論之何若於天下乎

於是纂逡巡無以復答益州辟宓為從事祭酒先主既稱尊號將

東征吳宓陳天時必無其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建興二年丞

相亮領益州牧選宓迎為別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使

張温來聘百官皆往餞焉家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温

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温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

子皆學何必小人温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温曰在何方也

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温曰天有耳乎

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

之温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

以步之温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温曰何姓宓曰姓劉温曰何以知

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温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

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温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

也遷大司農四年卒初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辯其不

然之本又論皇帝王霸養龍之說甚有通理譙允南少時數往諮

訪記錄其言於春秋然否論文多故不載

評曰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為稱又以人物為意雖行事舉動

未悉允當蔣濟以為大較廊廟器也萬機論論許子將曰許文休者大較廊廟器也而子將與之若實不貴之是不明也誠令

善人也糜竺孫乾簡雍伊籍皆雍容風議見禮於世秦宓始慕肥遯

之高而無若愚之實然專對有餘文藻壯美可謂一時之才士矣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三國志二

蜀書九

三國志三十九

董劉馬陳董呂傳第九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漢末和率宗族

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為生韓音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貴時俗奢

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

食防遏踰僭為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強

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為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

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

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先主定蜀徵和為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

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歡交自和居

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

後為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

政謹曰主記雖作主計劉
先主字安行劉表傳
中列馬劉先其人也
陳云景雲曰劉先周王疑
云事迹俱見劉表傳注

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躋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
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
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
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
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
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
如此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爲亮主簿有忠蓋之效故見褒述亮卒爲中典軍統諸軍封成
陽亭侯遷中監軍前將軍督漢中假節領兗州刺史至右驍騎將軍濟弟博歷長水校尉

尚書

劉巴字子初零陵丞陽人也少知名零陵先賢傳曰巴祖父曜倉梧太守父祥
江夏太守蓋寇將軍時孫堅舉兵討董卓

以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祥與同心南陽士民由此怨祥舉兵攻之與戰收兵劉表亦素
不善祥拘巴欲殺之數遣祥故所親信人密許謂巴曰劉牧欲相危害可相隨逃之如此再三巴
輒不應且以報表表乃不殺巴年十八都督戶曹史主記主簿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巴學巴答
曰昔游荆北時沛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各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
算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暢推鸞鳳之鸞遊燕雀之術將何以啓明之哉愧於有若無實若虛何以規之

皆不就表卒曹公征荊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

北詣曹公曹公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零陵先賢傳曰曹公敗於
烏林還北時欲遣桓階階

辭不如巴巴謂曹公曰劉備據荊州可也公曰備如相圖孤以六軍繼之也

交趾零陵先賢傳云巴往零陵事不
成欲遊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丞巴與亮書曰乘
危歷險到值思義之民自與之眾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
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荊州矣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莫不歸德天
人去就巴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足下何言邪先主深以

爲恨巴復從交趾至蜀零陵先賢傳曰巴入交趾更姓爲張與交趾太守士燮計議不
合乃由梓潼道去爲益州郡所拘留太守欲殺之主簿曰此非
常人不可殺也主簿請自送至州見益州牧劉璋璋父焉昔爲巴父祥所舉孝廉見巴驚喜每大
事輒以咨訪臣松之案劉焉在漢靈帝時已經宗正太常出爲益州牧祥始以孫堅作長沙時
爲江夏太守不得舉焉爲孝廉明也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零陵先賢傳曰
璋遣法正迎劉

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不可內也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而諸葛

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爲左將軍西曹掾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
與語飛遂忿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

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

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

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備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

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袍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備與士

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袍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備與士

政證曰傳言凡諸文語
策命皆巴所作則先主
之稱尊號巴未必以為
非也零陵先賢傳蓋
勳敵國諱之辭亦不
足信

衆約若事定府庫自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葛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建安
備其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巴爲尚書後代法正爲尚書令躬履清

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

公事不言零陵先賢傳曰是時中夏人情未一聞備在蜀四方延頸而備銳意欲即真巴以爲

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

作也章武二年卒卒後魏尚書僕射陳羣與丞相諸葛亮書問巴

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零陵先賢傳曰輔吳將軍張昭嘗對孫權論巴福

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爲高士乎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

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領荊州辟爲

從事及先主人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

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臣松之以爲良蓋與

有親亮年長良故呼亮爲尊兄耳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

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雨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

聲竝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

不擊節先主辟良爲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

穆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卽爲草曰寡君

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勲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

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先

主稱尊號以良爲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

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會先主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先主

拜良子秉爲騎都尉良弟謾字幼常以荊州從事隨先主人蜀除

繇竹成都令越鴛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

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不

政證曰宋本作亮猶謂不然

然以謬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

襄陽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謬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

良規謬對曰南中恃其險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

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為宜令為先鋒而亮違眾拔

謬統大眾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為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

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謬下獄物故亮為之流涕良死時年三十六

謬年三十九襄陽記曰謬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謬猶子謬視明公猶父願深為殮葬與禹

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將死後謂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習鑿齒曰諸葛亮死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先主領荊州牧辟為從事部諸郡隨先主

入蜀蜀既定為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為汶山太守轉在犍為

建興三年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吳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

為衛尉賀權踐祚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

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入吳界移關侯曰東之與

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

受符剖判土宇天下響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

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叙好踐

界踊躍入則如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啓告使行

人睦焉即日張旂誥眾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

幸必斟誨示其所宜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

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兗屬蜀其司州之士以函谷關為界震還

封城陽亭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諸葛亮與長史蔣琬侍中

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十三年震卒子濟嗣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允以選為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與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尋請禕為參軍允遷為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性素和順備員而已楚國先賢傳曰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於時獻納之任允皆專之矣允處事為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為古者天子后妃

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書以讓費禕及允又表允內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士以褒勲勞允固辭不受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僻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辨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修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

襄陽記曰董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賢小人也雖嘗有嗚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憤憤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四顧視不能即答恢曰禕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察韓難御之心也方今掃除強賊混一歸復功以才成業由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為知言遂未滿三日辭為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臣松之案漢晉春秋亦載此語不云董恢所教辭亦小異此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若此本傳云

恢年少官微若已為丞相屬出則巴郡則官不微矣以此疑習氏之言為不審的也延熙六年加輔國將軍七年以侍中

守尚書令為大將軍費禕副貳九年卒華陽國志曰時蜀人以諸葛亮蔣琬費禕及允為四相一號四英也

祇代允為侍中與黃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祇死後皓從黃門

令為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及

鄧艾至蜀聞皓姦險收閉將殺之而皓厚賂艾左右得免祇字奉

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孫也少孤長於靖家弱冠知名稍遷至選

曹郎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數術費禕甚異之故超繼允內侍呂

又卒祇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祇

上常率眾在外希親朝政祇上承主指下接閣豎深見信愛權重

於維景耀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乃下詔曰祇統職一紀柔

嘉維則幹肅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明命不融遠朕用悼焉夫存

有令問則亾加美謚謚曰忠侯賜子粲爵關內侯拔次子裕為黃

門侍郎自祇之有寵後主追怨允日深謂為自輕由祇媚茲一人

皓構間浸潤故耳允孫宏晉巴西太守臣松之以為陳羣子泰陸遜子抗傳皆以子繫父不別載姓及王肅杜恕張承

顧劭之流莫不皆然惟董允獨否未詳其意當以允名位優重事跡踰父故邪夏侯玄陳表並有駢角之美而亦如泰者魏書總名此卷云諸夏侯傳故不復稍加品藻陳武與表俱至偏將軍以位不相過故也

呂又字季陽南陽人也父常送故將軍劉焉入蜀值王路隔塞遂

不得還又少孤好讀書鼓琴初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

之利後校尉王連請又及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並為典曹都尉

又遷新都縣竹令乃心隱卹百姓稱之為一州諸城之首遷巴西

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又募取兵五千

人詣亮慰諭檢制無逃竄者徒為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

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眾多又亮卒之後

士伍亾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又到官為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

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爲尚書代董允爲尚書令衆事無
畱門無停賓又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靖少言爲政簡而不煩號
爲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於郡縣延熙
十四年卒子辰景耀中爲成都令辰弟雅謁者雅清厲有文才著
恪論十五篇杜祺歷郡守監軍大將軍司馬劉幹官至巴西太守
皆與又親善亦有當時之稱而儉素守法不及於又
評曰董和蹈羔羊之素劉巴履清尚之節馬良貞實稱爲令士陳
震忠恪老而益篤董允匡主義形於色皆蜀臣之良矣呂乂臨郡
則垂稱處朝則被損亦黃薛之流亞矣

蜀書九

西川中圖藏
氏制

三國志三十九

蜀書十

三國志四十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第十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先主至荊州以未有
繼嗣養封爲子及先主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有
武藝氣力過人將兵俱與諸葛亮張飛等泝流西上所在戰克益
州既定以封爲副軍中郎將初劉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
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達并領兵衆留屯江陵蜀平後以達
爲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
祺爲達兵所害達將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自漢
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衆降遣妻子
及宗族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以
耽弟儀爲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爲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

及古蜀
氏

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
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
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魏略載達辭先主表曰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為之士深觀歸趣臣委質已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況于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謙微浮于五湖谷犯謝罪逡巡于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潔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無元功巨勳自繫于時竊慕前賢早思遠志昔申生至季見疑于親子胥至忠見誅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絕何者荆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于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懸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為之取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于君子願君王勉之也魏文帝善達之姿才
雄觀以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
郡達領新城太守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
達與封書曰古人有言疏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
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
仁以陷難種商白起季已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

陳氏景雲曰平當作升後主一字升之見魏志明帝紀注古升平字易混也

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于
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為讐况非親親乎故
申生衛伋禦寇楚建稟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下
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肉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處上位
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阿斗為太
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為寒心如使申生從子輿之言必為太伯衛
伋聽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為霸重耳踰垣
卒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夙達僕揆漢中
王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之興作
未曾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聞于
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
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據而還竊相為危之若微子去殷智果

別族違難背禍猶皆如斯

國語曰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恨對曰宵也恨在面瑤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

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五去賢陵人而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不聽智果別族于太史氏為輔氏及智氏亡惟輔果在焉今足下棄父母而為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

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為丈夫為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為背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紀不為棄舊也怒不致亂以免危亡不為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為倫受三百戶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為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行矣今足下勉之無使狐突閉門不出封不從達言申儀叛封封破走還成都申耽降魏魏假耽懷集將軍徙居南陽儀魏與太守封真鄉侯屯洵口

魏略曰申儀兄名耽字義舉初在西平上庸開

聚眾數千家後與張魯通遣使詣曹公公加其號為將軍因使領上庸都尉至建安末為蜀所攻以其郡西屬黃初中儀復來還詔即以兄故號加儀因拜魏興太守封列侯太和儀與孟達不和數上言達有貳心于蜀及達反儀絕蜀道使救不到達死後儀詣宛見司馬宣王宣王勸使來朝儀至京師詔轉儀拜樓船將軍在禮請中封既至先主責

封之侵陵達又不救羽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

先主因此除之於是賜封死使自裁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

先主為之流涕達本字子敬避先主叔父敬改之

封子林為牙門將咸熙元年內移河東達子興

為議督軍是歲徙還扶風

彭萊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勅薦之于太守許靖曰昔高宗夢傳說周文求呂尚爰及漢祖納食其于布衣此乃帝王之所以倡業垂統緝熙厥功也今明府稽古皇極允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清廟之作於是乎始褒貶之義於是乎興然而六翮未之備也伏見處士縣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緼袍偃息于

仁義之途恬淡于浩然之域高概節行守貞不虧雖古人潛遁茂以加旃若明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讜落落之譽豐功厚利建跡之勳然後紀功于王府飛聲于來世不亦美哉兼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為衆人所謗毀於州牧劉璋璋髡鉗兼為徒隸會先主入蜀泝流北行兼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兼非故人又適有賓客兼徑上統牀臥謂統曰須容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既罷往就兼坐兼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于經日統大善之而法正宿自知兼遂竝致之先主先主亦以為奇數令兼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拔兼為治中從事兼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諸葛亮雖外接待兼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兼心大志廣難可係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兼行事意以稍疎左遷兼為江陽太守兼

聞當遠出私情不悅往詣馬超超問兼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

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季直諸人齊足竝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

望乎兼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楊雄方言曰滅鯁乾都者革老也郭璞注曰革老

古者以革為兵故語稱兵革革猶兵也兼罵備為老革猶言老兵也又謂超曰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下不足

定也超羈旅歸國常懷危懼聞兼言大驚默然不答兼退具表兼

辭于是收兼付有司兼于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于諸侯

以為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

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存直自銜嚮

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于葭萌指掌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王

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

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

從布衣之中擢為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臣松之以為分子之厚者兼言

劉主分兒子厚惠施之于已故其書後語云負我慈父罪有百死也

素一朝狂悖自求菹醢為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咽喉愚夫不為也況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為首與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悅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于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于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惰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素竟誅死時年三十七

音理

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先主領荊州收辟為從事年未三十

擢為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鎮荆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亮答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年權遣呂蒙奄襲南三郡立脫身走自歸先主先主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為巴郡太守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徵立為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後丞相掾李邵蔣琬至立計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諦其事昔先主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于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子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眾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昔

攷證曰按楊戲輔臣贊注云李邵字永南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為西曹掾此作李邵未詳孰是建興案攷注云永南名邵廣漢郡人傳南和朝永南兄弟而華陽國志云別駕從事李朝字永南鄭人丞相西曹掾李邵字永南朝弟永南傳南故此互見然李邵之名則無可疑此處作邵明是字誤

奉馬良兄弟謂為聖人今作長史素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為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掎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郤琬具白其言於諸葛亮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郡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群猶能為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偽邪亮集有亮表曰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關門就敵領巴郡則有側陛下即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為將軍面語臣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為卿上當在五校臣答將軍者隨大比耳至于卿者正亦木為卿也且直處五校自是之後快快懷恨詔曰三苗亂政有虞流宥廢立律感朕不忍刑亟徙不毛之地於是廢立為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為左袵矣後監軍姜維率偏軍經汶山往詣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于徙所妻子還蜀

案有疑當作止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少為郡職吏以才幹稱荆州牧劉表使歷

諸郡縣曹公入荆州時嚴宰種歸遂西詣蜀劉璋以為成都令復

有能名建安十八年署嚴為護軍拒先主于綿竹嚴率衆降先主

先主拜嚴裨將軍成都既定為犍為太守興業將軍二十三年盜

賊馬秦高勝等起事于郫音淒合聚部伍數萬人到資中縣時先主

在漢中嚴不更發兵但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首枝黨

星散悉復民籍又越雋夷率高定遣軍圍新道縣嚴馳往起救賊

皆破走加輔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二年先主徵嚴詣永安宮拜

尚書令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竝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為中

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

四年轉為前將軍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

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

政體曰孤忠即馬忠少養
外家姓孤後乃復姓

政體曰此劉巴若子幼
已卒于章武二年且未
嘗為征南將軍也

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趣捨罔滯正方
性也其見貴重如此諸葛亮集有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曰吾與
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于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已未答而八
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睿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于九邪
年遷驃騎將軍以曹真欲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
亮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亮以明年當出軍命嚴
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為平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
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平喻指呼亮
來還亮承以退軍不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
以解已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
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
首謝罪負于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為小惠安
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

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為一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

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一併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偏臣取

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

日都委諸事群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

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

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亮公文上尚書曰平為
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

報橫造無端危恥不辨迷罔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為奸挾情志狂若無天地自度奸露嫌心遂生

聞軍臨至西嚮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還江陽平參軍狐忠勸諫乃止今纂賊未滅社稷多難

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危大孫輒與行中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使持節前軍

師征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都亭侯臣袁綝左將軍領荊州刺史高陽鄉

侯臣吳壹督前部右將軍玄鄉侯臣高翔督後部後將軍安樂亭侯臣吳班領長史綏軍將軍臣

楊儀督左部行中監軍揚武將軍臣鄧芝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行中護軍偏將軍臣費律

行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臣許允行左護軍篤信中郎將臣丁咸行右護軍偏將軍臣劉敏行

護軍征南將軍常陽亭侯臣姜維行中典軍討虜將軍臣上官離行中參軍昭武中郎將臣胡濟
行參軍建義將軍臣閻晏行參軍偏將軍臣麴習行參軍裨將軍臣杜義行參軍武略中郎將臣
杜祺行參軍綏戎都尉臣盛勃領從事中郎武略中郎將臣樊岐等議輒解平任免官祿節傳印
綏符策削乃廢平為民徙梓潼郡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

委君子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任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紕亦乃克復思道則
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勸進前關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若以中郎參
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爲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不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發病死平常真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

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
免謗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
服者乎諸葛亮于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豐官

至朱提太守蘇林漢書音義曰朱音誅提音如北方人名士曰提也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爲從事以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爲賓客先主定益州以琰爲固陵太守後主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爲衛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與亮牋謝

姚氏紀曰昔言琰下疑者矣字

曰琰稟性空虚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覆頗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其祿位以至今日間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于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雖必克已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顏于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琰失志恍惚十二年正月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搗胡至于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搗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絕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遷牙門將軍先主爲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川衆論以爲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乃拔延爲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

守一軍盡驚先主大會群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眾至請為大王吞之先主稱善眾咸壯其言先主踐尊號進拜鎮北將軍建興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為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于陽谿延大破淮等遷為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魏略曰夏

侯楙為安西將軍鎮長安亮于南鄭與群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襄中出循秦嶺而東當于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史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此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

延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為至忿有如水火十二年亮出北谷口

延為前鋒出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為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秋亮病因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秘不發喪儀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已連名告下諸將禕給延曰當為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馳馬而去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遂使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纔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

後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係儀疑延儀等棧山
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
令何平在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
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軍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
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首于儀儀起自踏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
遂夷延三族初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行數十里延死問至
乃旋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
同異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魏略曰諸葛亮病謂延等云我
之死後但謹自守慎勿復來也
令延攝行已事密持喪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發喪亮長史楊儀宿與延不和見延攝行軍事
懼爲所害乃張言延欲與衆北附遂率其衆攻延延本無此心不戰軍走追而殺之臣松之以
爲此蓋敵國傳聞之
言不得與本傳爭審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安中爲荊州刺史傅群主簿背群而詣
襄陽太守關羽羽命爲功曹遣奉使西詣先主先主與語論軍國

計策政治得失大悅之因辟爲左將軍兵曹掾及先主爲漢中王
拔儀爲尚書先主稱尊號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左遷遙
署弘農太守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將南行五年隨
亮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綬軍將軍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
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于儀亮深惜儀之才幹
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隨亮
出屯谷口亮卒于敵場儀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爲功勳至大
宜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悅而
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遂爲尚書令益州刺史儀
至拜爲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爲先主尚書琬爲尚書
郎後雖俱爲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惟年官先琬
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于聲色歎咤之音發于五內時人畏其言

致證曰為宋本作惟

聖度當讀解落度
猶在部即落魄也

語不節莫敢從也為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
云又語禕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
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十三年廢儀為民
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
其妻子還蜀楚國先賢傳云儀兄慮字威方少有德行為江南冠冕州郡禮
召諸公辟請皆不能屈年十七天鄉人宗貴號曰德行楊君
評曰劉封處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衛彭義廖立以才拔進
李嚴以幹局達魏延以勇略任楊儀以當官顯劉琰舊仕竝咸貴
重覽其舉措迹其規矩招禍取咎無不自已也

蜀書十



三國志四十一

蜀書十一

二國志四十一

霍王向張楊費傳第十一

致證曰郡曲宋本作部曲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郡曲數百人篤卒荆
州牧劉表令峻攝其眾表卒峻率眾歸先主先主以峻為中郎將
先主自葭萌南還襲劉璋留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
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去後璋將扶禁向存
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
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即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
乃分廣漢為梓潼郡以峻為梓潼太守禕將軍在官三年年四十
卒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亮曰峻既佳士加有功於國
欲行酹遂親率群僚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之子弋字紹
先先主末年為太子舍人後主踐祚除謁者丞相諸葛亮北駐漢

中請為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亮卒為黃門侍郎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為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後為參軍庾亮降屯副貳都督又轉護軍統事如前時永昌郡夷獠恃險不賓數為寇害乃以弋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遂斬其豪帥破壞邑落郡界寧靜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還統南郡事景耀六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歲蜀并于魏弋與巴東領軍襄陽羅憲各保全一方舉以內附咸因仍前任寵待有加

漢晉春秋曰霍弋聞魏軍來弋欲赴成都後主以備敵既定不聽及成都不守弋素服號哭大加臨三日諸將咸勸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與魏和見遇以禮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耶得後主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二昔文王善之又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後遣將兵救援呂興平交阯日南九真三郡功封列侯進號崇賞焉弋孫彪曾越雋太守襄陽記曰羅憲字令則父蒙避亂于蜀官至廣漢太守憲少以才學知名年十三能屬文後主立太子為太子舍人遷庶子尚書吏部郎以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羨焉時黃皓預政眾多附之憲獨不與同皓患左遷巴東太守時右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為領軍後主拜憲為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留宇二十人令憲守永安城尋聞成都敗城中擾動江邊長吏皆棄城走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得後主委質問

至乃率所統臨于都亭二日吳聞蜀敗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不恤我難而徼其利背盟違約且漢已亡吳何得久寧能為吳降虜乎係節義莫不用命吳聞鍾鄧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臨江拒射不能禦遣參軍楊宗突圍北出告急安東將軍陳騫又送文武城憲出與戰大破其軍孫休怒復遣陸抗等帥眾三萬人增憲之圍被攻城中疾病大半或說憲奔走之計憲曰夫為人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命於此矣陳騫言于晉王遣荊州刺史胡烈救憲抗等引退晉王即委前年亭侯會武陵四縣舉眾叛吳以憲為武陵太守巴東監軍泰始元年改居洛陽武帝以子襲為給事中三年冬入朝進位冠軍將軍假節四年三月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敘用者憲薦蜀郡常忌杜軫壽良巴西陳許國江夏費恭琅邪諸葛京汝南陳裕即皆敘用咸顯于世憲還襲取吳憲方亮嚴正待士不倦輕財好施不治產業六年薨贈安南將軍諡曰烈部曲早卒追贈廣漢太守襲子徽順陽內史永嘉五年為王如所殺此作獻名與本傳不同未詳孰是也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劉璋時入蜀為梓潼令先主起葭萌進

軍來南連閉城不降先主義之不強偏也及成都既平以連為什

邠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

裨國用於是簡取良材以為官屬若呂又杜祺劉幹等終皆至大

官自連所拔也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府如故建興元年拜

日本朝傾覆吳為唇齒

城繕甲告誓將士厲以

通使步協率眾而西憲

印綬任子詣晉王協攻

凡六月日而救援不到

而棄之君子不為也畢

任拜憲凌江將軍封萬

封西鄂縣侯憲遣妻子

月從帝宴於華林園詔

壽南郡高軌高陽呂雅

之巫城因上伐吳之策

侯子襲以凌江將軍領

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時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
自征之連諫以為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
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
之會連卒子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襄陽記曰朗少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直韓德高麗士元皆親善荆州牧劉表

以為臨沮長表卒歸先主先主定江南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山夷

陵四縣軍民事蜀既平以朗為巴西太守頃之轉任犍犍又徙房

陵後主踐祚為步兵校尉代王連領丞相長史丞相亮南征朗留

統後事五年隨亮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

之免官還成都數年為光祿勳亮卒後徙左將軍追論舊功封顯

明亭侯位特進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

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臣松之案朗坐馬謖免長史則建興六年中也朗至延熙十年卒整二十年耳此云三十年之誤也

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

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

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延熙十年卒襄陽記曰朗遺言戒子曰傳稱師克在和不在

眾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國之小子耳而早喪所天為二兄所誘養使其性行不隨祿利以墮今但貧耳貧非人患惟和為貴汝其勉之子條嗣景耀中為御史中丞襄陽記曰條字文豹亦博學多識入晉為江陽太守南中軍司馬朗兄

子寵先主時為牙門將秭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

後為中部督典宿衛兵諸葛亮當北行表與後主曰將軍向寵性

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論舉寵為督

憲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遷中

領軍延熙三年征漢嘉蠻夷遇害寵弟亮歷射聲校尉尚書襄陽記曰魏咸

熙元年六月鎮南將軍衛瓘至於成都得璧玉印各一枚文似成信字魏人宣示百官藏于相國府充聞之曰吾聞謀周之言先帝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

也今中撫軍名炎而漢年極于炎興瑞出成都而藏之於相國府此殆天意也是歲拜亮為梓潼太守明年十二月而晉武帝即尊位炎興於是乎微焉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劉璋時舉孝廉爲魚復長還州署從事領帳下司馬張飛自荊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拒張飛於德陽陌下軍敗還成都爲璋奉使詣先主先主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也裔還城門乃開先主以裔爲巴郡太守還爲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先是益州郡殺太守正昂耆率雍闓恩信著于南土使命周旋遠通孫權乃以裔爲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闓遂赳赳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麤不足殺令縛於吳於是遂送裔於權會先主薨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芝遣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

貴士風俗何以乃爾乎裔對曰愚以爲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微倖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已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裔之色裔出閤深悔不能陽愚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既至蜀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速皆此類也

臣松之以爲談啁貴於機捷書疏可容留意今因書疏之巧以著談啁之速非其理也

少與犍爲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

數歲裔迎留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爲之娶婦
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撫恤故舊振贍衰宗行義甚至加輔漢將
軍領長史如故建興八年卒子翬

翬音忙角反見字
林曰翬思貌也

歷三郡守監軍

弟郁太子中庶子

楊洪字季休犍爲武陽人也劉璋時歷部諸郡先主定蜀太守李
嚴命爲功曹嚴欲徙郡治舍洪固諫不聽遂辭功曹請退嚴欲薦
洪於州爲蜀部從事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
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
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
守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卽
真頃之轉爲益州治中從事先主旣稱尊號征吳不克還住永安
漢嘉太守黃元素爲諸葛亮所不善聞先主疾病懼有後患舉郡

反燒臨邛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所憚洪卽啓
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曷鄭綽討元衆議以爲元若不能圍成
都當由越雋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
乘水東下翼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勅曷綽
但于南安峽口遮卽便得矣曷綽承洪言果生獲元洪建興元年
賜爵關內侯復爲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後爲越騎校尉領郡如故
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欲用張裔爲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
裔天姿明察長于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
留向朗朗情僞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初裔少與
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臨裔郡裔子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
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爲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
說所言裔答洪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

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柏下營壞吾之用

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柏下營壞吾之用

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柏下營壞吾之用

作長史或疑洪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
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柏下營壞吾之用
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為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
任同獎王室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讎以相益割
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况吾但委噫于元儉而君不能忍邪論
者由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欵亮憂公如家事繼母
至季六年卒官始洪為李嚴功曹嚴未至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
迎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時洪亦
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蓋部耆舊傳雜記曰每朝會祗

次洪坐嘲祗曰君馬何駛祗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眾傳之以為笑祗字君肅少
寒貧為人寬厚通濟體甚壯大又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儉故時人少貴之者嘗夢井中生粟以
問占夢趙直直曰粟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粟字四十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
初往郡後為督軍從事時諸葛亮用法峻密陰聞祗游戲放縱不勤所職常往錄獄眾人咸為
祗懼祗密聞之夜張燈火見因讀諸解狀諸葛晨往祗悉已聞誦答對解釋無所凝滯亮甚異之
出稱成都令時郫縣令缺以祗兼二縣戶口猥多切近都治餽諸奸穢每比人常眠睡值其
覺寤輒得奸詐眾咸畏祗之發摘或以為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算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
合其精如此汶山夷不安以祗為汶山太守民夷服信遷廣漢後夷反叛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
安我耳時難屈祗拔祗族人為汶山復得安轉祗為犍為年四十八卒如直所言後有廣漢王離
字伯元亦以才幹顯為督軍從事推法平當稍遷代祗為犍為太守治有美績雖聰明不及祗而
文采過之也

費詩字公舉犍為南安人也劉璋時為縣竹令先主攻縣竹時詩
先舉城降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詩為督軍從事出為犍犍
太守還為州前部司馬先主為漢中王遣詩拜關羽為前將軍羽
聞黃忠為後將軍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
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
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王以一
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
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為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
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

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柏下營壞吾之用

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柏下營壞吾之用

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柏下營壞吾之用

致謹曰須俟五論今改正

不如官本作不知

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後群臣議欲推漢中王稱尊號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眾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况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由是忤指左遷

部永昌從事

習鑿齒曰夫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正已纂統之主俟速建以係眾心是故惠公朝虜而子園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忘主微利社稷之故也今先

主糾合義兵將以討賊賊強禍大主沒國喪二祖之廟絕而不祀苟非親賢孰能紹此嗣祖配天非咸陽之譬杖正討逆何推讓之有於此時也不如速尊有德以奉大統使民欣反正世觀舊物杖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可謂開惑矣其黜降也宜哉臣松之以為鑿齒論議惟此議最善建興三年隨諸葛亮南行歸至漢

陽縣降人李鴻來詣亮亮見鴻時蔣琬與詩在坐鴻曰聞過孟達許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冲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

陳氏景雲曰歲未及還
當作歲末乃還後主傳
亮曰建興三年南征下
二月還成都也

致謹曰華離兩府作非離

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亮默然不答亮欲誘達以為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為華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達得亮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魏遣司馬宣王征之即斬滅達亮亦以達無欵誠之心故不救助也蔣琬秉政以詩為諫議大夫卒於家王冲者廣漢人也為牙門將統屬江州督李嚴為嚴所疾懼罪降魏魏以冲為樂陵太守

孫盛蜀世譜曰詩子立晉散騎常侍自後益州諸費有各位者多是詩之後也

評曰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節不移向朗好學不倦張裔膚敏應機楊洪乃心忠公費詩率意而言皆有可紀焉以先主之廣濟諸

葛之準繩詩吐直言猶用凌遲况庸后乎哉

蜀書十二

三國志四十二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邵傳第十二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辟為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為別駕五梁為功曹微為主簿微固辭舉而致之既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覲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狼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勳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為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答曰

曹丕篡弑自立為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群賢因其邪
偽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
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竝治甲兵以待
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
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為諫議大
夫以從其志五梁者字德山犍為南安人也以儒學節操稱從議
郎遷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

周群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漢楊厚名
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
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群少受學於
舒專心候業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
災纔見一氣即白群群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故凡有氣候無不

見之者是以所言多中州牧劉璋辟以為師友從事

續漢書曰建安七
年越雋有男子化

為女人時群言哀帝時亦有此
將易代之祥也至二十五年獻帝果封于山陽十二年十月有星
孛于鵝尾荆州分野群以為荆州牧將死而失土明年秋劉表卒曹公平荆州十七年十二月星
孛于五諸侯群以為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上是時劉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
建據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偏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被殺其年秋璋失益州二
十年秋曹公攻漢中張魯降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問群群

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時州後

部司馬蜀郡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群裕字南和諫先主曰不可爭漢

中軍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遣將軍吳蘭

雷銅等入武都皆沒不還悉如群言於是舉群茂才裕又私語人

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

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為璋從事

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

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

爲涿今涿今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先主常銜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顯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亮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鉏裕遂棄市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又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也群卒子巨頗傳其術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安術劉璋時辟爲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瓊爲議曹從事後主踐祚拜諫議大夫遷左中郎將大鴻臚太常爲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禕等皆器重之雖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通儒譙周常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

視也周因問曰昔周徵君以爲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已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瓊年八十餘延熙十三年卒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爲帝後皆免爲諸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於穆侯靈帝之名子後宦人黃皓弄權於內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

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爲驗周曰此雖已所推尋然有所因由杜君之辭而廣之耳殊無神思獨至之異也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時又有魏郡胡潛字公興不知其所以在益土潛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強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先主定蜀承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竝爲博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值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潛更相克伐謗讟忿爭形於聲色書籍有無不通借時尋楚撻以相震懾德虛晚反其矜已妒彼乃至於此先主愍其若斯群僚大會使倡家假爲二子之容傲其訟閱之狀酒酣樂作以爲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感切

之潛先沒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卒

孫盛曰蜀少人士故慈潛等並見載述

子勛傳其業

復爲博士

孟光字孝裕河南洛陽人漢太尉孟郁之族

續漢書云郁中常侍孟貴之弟

靈帝末爲

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蜀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博物識古

無書不覽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

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光常詭譎

詭音奴交反譎音休表反詐音祖格反

先主定益州拜

爲議郎與許慈等竝掌制度後主踐祚爲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

少府遷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

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

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縣之急而

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

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

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祿但顧謝踧躅而已光之指摘痛癢多如是類故執政重臣心不能悅爵位不登每直言無所回避為代所嫌太常廣漢譚承華陽國志曰承字公文歷郡守少府光祿勳河東裴儁等年資皆在

光後而登據上列處光之右蓋以此也傳暢裴氏家記曰儁字奉先魏尚書令潛弟也儁姊夫為蜀中長史儁送之時年十餘歲遂遭漢末大亂不復得還既長知名為蜀所推重也子越字令緒為蜀督軍蜀破遷還洛陽拜議郎後進文士祕書郎卻正數從

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之風接待群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

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所施為且智調藏於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為放談乃曰吾好

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為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意雖有自然不可力

致禮曰慎宜雖當慎密
案疑字似行以嫌疑字
習見而誤
案不字疑當作亦

強致也此儲君讀書寧當倣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為然後光坐事免

官年九十餘卒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來歙之後也父豔為漢司空華嶠後漢書曰豔好學下士開

案黃琬亦于黃氏之亂
無奔荆州事上曰卿夫
字下由而衍

館養徒眾少歷顯位靈帝時位至司空漢末大亂敏隨姊夫奔荆州姊夫黃琬是劉璋祖母之姪故璋遣迎琬妻敏遂俱與姊入蜀常為璋賓客涉獵書籍善

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先主定益州署敏典學校尉及立太子以為家令後主踐祚為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住漢

中請為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亮集有教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邪諸人共憎

免後累遷為光祿大夫復坐過黜前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節舉

動違常也時孟光亦以樞機不慎論議干時然猶愈于敏俱以其者宿學士見禮於世而敏荆楚名族東宮舊臣特加優待是故廢而復起後以敏為執慎將軍欲令以官重自警戒也年九十七景耀中卒子忠亦博覽經學有敏風與尚書向充等竝能協贊大將軍姜維維善之以為參軍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荆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于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眾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略誦述不復按本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為勸學從事及立太子以默為僕射以左氏傳授後主後主踐祚拜諫議大夫丞相亮住漢中請為軍祭酒亮卒還成都拜太中大夫卒子宗傳其業為博士

宋仲子後在魏魏略曰其子與魏諷謀反伏誅魏太子答王朗書曰昔石厚與州吁游父醋知其與亂韓子昵田蘇穆子知其奸仁故君子游必有方居必就上誠有以也嗟乎宋忠無石子先識

之明老隆此禍今雖欲願行滅親之誅立純臣之節尚可得邪

李謨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游荆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謨具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該覽加博好技藝算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始為州書佐尚書今史延熙元年後主立太子以謨為庶子遷為僕射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愛其多知甚悅之然體輕脫好戲啁故世不能重也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景耀中卒時又有漢中陳術字申伯亦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益部耆舊傳及志位歷三郡太守

案華陽國志曰歷新成魏興上庸三郡太守

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父嶷字榮始治尚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州就假師友從事周幼孤與母兄同居既

長眺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
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
悉徧視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性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
潛識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蜀記曰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
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亮卒於敵庭周在家聞問即便奔赴尋有詔書禁
斷惟周以速行得達大將軍蔣琬領刺史徙為典學從事總州之
學者後主立太子以周為僕轉家令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
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竝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於是賢
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於
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眾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
為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
所不能為遂務理冤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

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遙聞德行遂以權
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耿純劉植
之徒至于輿病齋棺繼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強屠王
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銚
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即時還車及征隗囂
潁川盜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故姦
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即降遂至潁
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故帝
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
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
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
一大小勦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

輓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拔大艱者其善術苦不廣且承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於四時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下爲子孫節儉之教徒爲中散大夫猶侍太子於時軍旅數出百姓彫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其辭曰因餘之國小而肇建之國大竝爭於世而爲仇敵因餘之國有高賢卿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強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恒多慢處小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勾踐卹衆以弱斃強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強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爲界各欲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帥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邊陲覲增其疾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劔鞭馬而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強竝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旣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竝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縱橫出入

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後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周雖不與政事以儒行見禮時訪大議輒據經以對而後生好事者亦咨問所疑焉景耀六年冬魏大將軍鄧艾克江由長驅而前而蜀本謂敵不便至不作城守調度及聞艾已入陰平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後主使群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爲蜀之與吳本爲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爲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惟周以爲自古已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爲小稱臣孰與爲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爲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群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群臣或難周曰今艾以不遠恐不受

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之受之後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古義爭之衆人無以易周之理後主猶疑於入南周上疏曰或說陛下以北兵深入有欲適南之計臣愚以爲不安何者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爲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偪之窮乃幸從是後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爲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叛一也北兵之來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勢衰及時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昔王郎以邯鄲僭號時世祖在信都畏偪于郎欲棄還關中邳彤諫曰明公西還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亡叛可必也世祖從之遂破邯鄲今北兵至陛下南行誠恐邳彤之言復信于今四也願陛

下早為之圖可獲爵土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易曰亢之為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迎授與人況禍以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而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從周策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孫綽詳曰譙周說後主降魏可乎曰自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先君正魏之篡不與同天矣推過于其父俛首而事讐可謂苟存豈大居正之道哉孫盛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況稱天子而可辱于人乎周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莫與徵榮或矣且以事勢言之理有未盡何者禪雖庸主實無禁封之酷戰雖屢北未有土崩之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鎮夜郎蜀土險峻山水峻隔絕巖激溢非步步卒所涉若悉取并權係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陵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二師承命電赴何投寄之無所而慮于必亡邪魏師之來塞國大舉欲追則舟楫靡資欲留則師老多虞且屈伸有會情勢代起徐因思奮之民以攻驕橫之卒此越王所以敗關闔田單所以摧騎劫也何為多疑遽自囚虜下堅壁于敵人所至之至恨哉葛生有云事之不濟則已卑安能復為之下壯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觀古燕齊荆越之敗或國覆主滅或魚懸鳥窠終能建功立事康復社稷豈曰天助抑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之言何邦基之能備令名之可獲哉禪既聞主周實驚此方之中包胥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時晉文王為魏相

國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又下書辟周周發至漢中困疾

不進咸熙二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陽還蜀過見周周語次因書板

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者謂司馬也月酉者謂八月也

至八月而文王果崩華陽國志曰文立字廣休少治毛詩三禮兼通詳書刺史費禕命為從事入為尚書郎復辟禕大將軍東曹掾稍遷尚書蜀并于魏

梁州建首為別駕從事舉才不才晉泰始二年拜濟陰太守遷太子中庶子立上言故蜀大官及盡忠死事者子孫雖仕郡國志以有不才同之齊民為劇又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各宜量才敘用以慰巴蜀之心願吳人之望事皆施行轉散騎常侍獻可替否多所補納稍遷衛尉中朝服其賢為時名卿咸寧末卒立章奏詩賦論誦凡數十篇晉室踐祚

累下詔所在發遣周周遂與疾詣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

騎都尉周乃自陳無功而封求還爵土皆不聽許五年予嘗為本

郡中正清定事訖求休還家往與周別周語予曰昔孔子七十二

劉向揚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揚

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疑周以術知之假此而

言也六年秋為散騎常侍疾篤不拜至冬卒晉陽秋載詔曰朕甚悼之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五萬周息熙

陳氏嘗言曰傳文當以召不就句
正乃張氏注 錢氏既詳曰傳言
後漢傳漢者卒于永和初年
則年九十餘雷元康七年陳壽年
時壽已及壯何悼謂元壽云承
祚遠者亦未詳其年惟傳文既云
則壽與雷同不復復疑其年也
法訓五經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

上言周臨終屬熙曰久抱疾未曾朝見若國恩賜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 凡所著述撰定
當還舊墓道險行難豫作輕棺殯斂已畢上還所賜詔曰還衣服給棺直

法訓五經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蓋部耆舊傳曰益州刺史董榮闕書周像
於州學命從事李通頌之曰抑抑譙侯好

古述儒寶道懷真鑒世益虛雅名美迹終始是書我后欽 周二子熙賢同少子同頌

賢無言不譽攀諸前哲丹青是圖嗟爾來葉鑿茲顯模

好周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不就周

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彥晉陽秋曰秀性清靜不交于世知將大亂豫絕人事從兄弟及
諸親里不與相見州郡辟命及李雄盜蜀安車徵秀又雄叔父

驥驥子壽辟命皆不應常冠鹿皮躬耕山藪永和三年安西將軍桓溫平蜀表薦秀曰臣聞大朴

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迹以

惇在三之節是以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

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地裂兔且絕誓于中林白駒無聞于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

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上鯨鯢既縣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

揚潛逸庶武羅子羿從之墟想玉蟠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遁揚清渭波

于時皇極遺道消之會群黎蹈軼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茲威仍

偃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偽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

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于秀始無以過於今西土以為美談夫旌

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狼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

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遁之獎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頽風軌訓當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

矣及蕭敬叛亂避難宕渠川中鄉人宗族馮依者以百數秀年八十眾人以其篤老欲代之負擔

秀拒曰各有老弱當先營救吾氣力自足堪此 不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後十餘年卒于家

卻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靈帝末為益州刺史為盜賊

所殺會天下大亂故正父揖因留蜀揖為大將軍孟達營都督隨

達降魏為中書令史正本名纂少以父死母嫁單熒隻立而安貧

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入為秘書吏轉為令史遷郎至今性
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揚班傅張蔡之儔遺文篇賦
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求略皆寓目自在內職與
宦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正既不為
皓所愛亦不為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于憂患依則先
儒假文見意號曰釋譏其文繼于崔駰達旨其辭曰或有譏余者
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竝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
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
顯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沒名滅君子所恥是以達人研道探蹟索

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辨者馳說智者應機謀夫演略
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申存
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峙九有未乂
悠悠四海嬰丁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
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瑋璋之質兼覽博聞
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取命幹茲粵秘躊躇紫闥喉
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九考則二十七年究古今之直偽計
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飧固未能
輸竭忠欵盡瀝胸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竝有聞焉
也盍亦綏衡緩轡回軌易塗輿安駕肆思馬斯徂審厲揭以投濟
要夷庚之赫撫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不亦盛與余聞而
歎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旣美且

豔管闕筐舉守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
或人率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帝以而
從爲戒孔聖以悅已爲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將爲吾子論而釋
之昔在鴻荒矇昧肇初三皇應錄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
姬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虐吞嚼八區於是從橫雲起徂詐如
星奇邪蠱動智故萌生或飾真以讐僞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
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崇邪棄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
執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呂門大而宗滅韓辨立而身刑夫
何故哉利回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鏤鏤車服媮幸苟得如反
如从淫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宇未踐而棟
折椽覆天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弔其躬鬼芟其頤初升高岡終隕
幽壑朝舍榮潤夕爲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

然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而忽于時
務哉蓋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
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皓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
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醲醇君臣履度各守厥貞上垂詢納之
弘下有匡救之責士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粲乎臺臺尚此
忠益然而道有隆窳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否于素
秋玄陰抑于孟春義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耀靈陳沖質不永
桓靈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挾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橫者歛
披其胸徂詐者暫吐其舌也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鄰丕顯祖之宏
規縻好爵於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禱祭
幾皇道以輔真雖時者未一僞者未分聖人垂戒蓋均無貧故君
臣協美于朝黎庶欣戴于野動若重規靜若疊矩濟濟偉彥元凱
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鷲騰
伊望之事也總群俊之上略含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秘策故力
征以勤世援華英而不遑豈暇修枯籜於榛穢哉然吾不才在朝
累紀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深歎嵩嶽之高時聞仲尼
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已彼平仲之和羹亦進可而替否故矇冒瞽
說時有攸獻譬道人之有采於市閭游童之吟詠乎疆畔庶以增
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闇協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自
我常分退守已愚進退任數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
所以既入不出有而若無者也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溷
柳季之卑辱褊夷叔之高懟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充詘失不
慘悻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輕不弼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
繼何責之釋何殮之卹何方之排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

也方今朝七山積髭俊成群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

林游禽逝不為之鈔浮魴臻不為之殷且陽靈幽于唐葉陰精應

為商時陽盱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淮南子曰禹為水以身請于陽

之際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矣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克夏桀而天下大旱三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

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毀傷民之大命

湯于是剪其髮擺其爪自以為犧牲行止有道啓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

用祈福於上帝民乃其悅雨乃大至

委命恭已我又何辭辭窮路單將反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氏

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避叔肝之優游美疎氏之

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汎皓然以容裔欣環堵以恬娛免咎悔于斯

世顧茲心之未泰懼末塗之泥滯仍求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告誓

昔九方考精于至貴秦牙沈思于殊形淮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

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

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却轍臣之干皆下

才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天下之馬臣有所與其儻繅采薪九方堙此其相馬非

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于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

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悅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也毛物牝牡尚

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所以千萬里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

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不視

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天下之馬也淮南子又

曰伯樂寒風秦牙葛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蓋九方觀其精秦牙察其形

薛燭察寶以

飛譽越絕書曰昔越王勾踐有寶劍五枚聞于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吾有

如列宿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將溢于塘觀其文渙渙如冰將釋此所謂純鈞邪王曰是也王

曰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亦董之山

破而出錫若邪之溪澗而出銅兩師掃灑雷公擊鼓太一下斷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悉其

伎巧一曰純鈞二曰湛盧今赤董之山已合若邪之溪深而不測歐冶子已死雖傾城量金珠玉

竭河獨不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

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亦何足言與

瓠梁託弦以流聲

淮南子曰瓠巴鼓瑟而聽魚聽之

不可

齊隸拊髀以濟文

臣松之曰按此謂孟嘗君田文下坐客能作雞鳴以

為也

楚客潛

寇以保荆

淮南子曰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

天下之盜也何為禮之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與兵伐楚子發將帥以當之兵三

却楚賢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于是卒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君曰諾偷

即夜出解齊將軍之帳而獻之

子發使人歸之曰卒有出探薪者得將軍之帳使歸子執

事明日又復往取枕子發又使歸之明日又復往取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

吏謀曰今日不夫楚軍恐

取吾頭矣即旋師而去

雍門援琴而挾說

桓譚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

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今貧擯壓窮巷不交四鄰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真達議羅誇恐結而

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

三國四十二

十四

為鄰入用壘穴為家困于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為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闔洞房下羅帷不潔風倡優在前諂諛侍側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鈞乎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圍強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沉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德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強而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狸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二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于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歎歎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

韓哀秉轡而馳名

呂氏春秋曰韓哀作御王褒聖主得賢人頌曰及至駕轡之人也

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

盧敖翱翔于玄闕若士竦身於雲清

淮南子曰

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于蒙蔽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準戾頸而鸞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遁逃乎碑下盧敖俯而視之方卷龜殼而食合梨盧敖乃與之語曰唯汝為背群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汝而已乎汝幼而好游長不喻解周行四極惟北陰之不闕今卒睹夫子于是子殆可與為交乎若士者儼然而笑曰嘻乎子中州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戴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突與也若我南游乎罔畏之野北息于沉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東貫鴻濛之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則眴此其外猶有沈沈之汜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吾猶未能之任今子游始至于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曰吾比夫子也

余實不能齊技于數子故

猶寶鶴之興壤蟲終日行不離咫尺自以為遠不亦悲哉

乃靜然守已而自寧景耀六年後主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明年正月鍾會作亂成都後主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蜀之大臣無翼從者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後主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嘆息恨知正之晚時論嘉之賜爵關內侯泰始中除安陽令遷巴西太守泰始八年詔曰正昔在成都顛沛守義不違忠節及見受用盡心幹事有治理之績其以正為巴西太守咸寧四年卒凡所著述詩論賦之屬垂百篇

評曰杜微修身隱靜不役當世庶幾夷皓之槩周群占天有徵杜瓊沈默慎密諸生之純也許孟來李博涉多聞尹默精于左氏雖不以德業為稱信皆一時之學士譙周詞理淵通為世碩儒有董揚之規郤正文辭粲爛有張蔡之風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二子

處晉事少在蜀事多故著于篇張璠以為譙周所陳降魏之策蓋素料劉禪懦弱心無善策故得行也如遇念肆之人雖無他算然快其斯須之意者此亦夷滅之禍云

蜀書十二

蜀書卷之十二

三國志四十二

蜀書十三

三國四十三

黃李呂馬王張傳第十三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少為郡史州牧劉璋召為主簿時別

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

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

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

遣使迎先主出權為廣漢長及先主襲取益州將帥分下郡縣郡

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劉璋稽服乃詣降先主先主假權偏

將軍徐衆評曰權既忠諫于主又閉城堅守得事君之禮武王下車封比干之墓表商谷之間所以大顯忠賢之士而明示所貴之旨先主假權將軍善矣然猶薄少未足彰忠義之高節而大勸為善者之心及曹公破張魯魯走入巴中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

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於是先主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

還南鄭北降曹公然卒破杜濩朴胡殺夏侯淵據漢中皆權本謀

也先主為漢中王猶領益州牧以權為治中從事及稱尊號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防魏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先主自在江南及吳將軍陸議乘流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臣松之以為漢武用虛罔之言滅李陵之家劉主拒憲司所執有黃權之君子係艾爾後其劉主之所謂也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拜為鎮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漢魏春秋曰文帝詔令發喪權答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惑未實請須後問後得審問果如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群臣咸賀而權獨否文帝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

右詔權未至之間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于道官屬侍從莫不碎魄而權舉止顏色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徙占河南大將軍司馬宣王深器之問權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笑而答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也宣王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蜀記曰魏明帝

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為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為正往者榮感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明年卒諡曰景侯子邕嗣邕無子絕權留蜀子崇為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瞻盤桓未進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至于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却戰至縣竹崇帥厲軍士期于必死臨陣見殺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也任郡督郵姑夫爨習為建伶令有違犯之事恢坐習免官太守董和以習方士大姓寢而不許華陽國志曰習後官

至領後貢恢於州涉道未至聞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恢知璋之必
敗先主必成乃託名郡使北詣先主遇於縣竹先主嘉之從至維
城遣恢至漢中交好馬超超遂從命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
恢為功曹書佐主簿後為亡虜所誣引恢謀反有司執送先主明
其不然更遷恢為別駕從事章武元年庾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
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
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
臣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
以恢為庾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臣松之訊之蜀人云庾降地名去蜀二千餘里
時未有寧州號為南中立此職以先主薨高定恣睢于越嶲雍闓跋扈于建
總攝之晉泰始中始分為寧州寧朱褒反叛于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嶲而恢案道向建寧諸
縣大相糾合圍恢軍于昆明時恢眾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紹謂

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
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於是
恢出擊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
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夷復叛殺
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于成都賦出叟濮耕牛
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于時費用不乏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吳
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以還居本郡徙居漢中九年卒子遺嗣
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葛瞻拒鄧艾臨陣授命死於縣竹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也孫盛蜀世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于蜀漢漢武
帝時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曰不韋縣
仕郡五官掾功曹時雍闓等聞先主薨于永安驕黠滋甚都護李
嚴與闓書六紙解喻利害闓但答一紙曰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
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其桀慢如

此闔又降于吳吳遙署闔為永昌太守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道
路壅塞與蜀隔絕而郡太守改易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
閉境拒闔闔數移檄永昌稱說云云凱答檄曰天降喪亂姦雄乘
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
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為當躬聚黨眾率先啓行上以報國
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
昔舜勤民事出千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
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
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
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
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觀未萌受遺
託孤翊贊李興與眾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

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
號晉人不長況臣于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
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察
焉凱威恩內著為郡中所信故能全其節及丞相亮南征討闔既
發在道而闔已為高定部曲所殺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
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闔高定偏其東北而凱等守
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為雲南太守封陽
遷亭侯會為叛夷所害子祥嗣而王伉亦封亭侯為永昌太守

諸曰呂祥後為晉南夷校尉祥子及孫世為永昌太守
李雄破寧州諸呂不肯附舉郡固守王伉等亦守正節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乃復姓改名
忠為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長先主東征敗績獠亭巴西太
守閻芝發諸縣兵五千人以補遺闕遣忠送往先主已還永安見

忠與語謂尚書令劉巴曰雖亡黃權復得狐篤此為世不乏賢也
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為門下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犛狗太
守郡丞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郵理甚有威惠八年召為丞相
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亮出祁山忠
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
夷豪帥劉胄反亂諸郡徵庾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
胄平南土加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初建寧郡殺太守正
昂縛太守張裔于吳故都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
夷之間又越駕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將太守張嶷開復舊郡由此
就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延熙五年還朝因至漢中見大司
馬蔣琬宣傳詔旨加拜鎮南大將軍七年春大將軍費禕北禦魏
敵留忠成都平尚書事禕還忠乃歸南十二年卒子修嗣

修弟恢恢子義晉建

陳氏家世忠由平南進封鄉侯

忠為人寬濟有度量但詼調大笑忿怒不形于色然處事能斷
威恩竝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為
之立廟祀迄今猶在張表時名士清望踰忠閭宇宿有功幹於事
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

益部耆舊傳曰張表肅子也華陽國志云表張松子未詳聞字字文

平南郡人也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隨杜濩朴
胡詣洛陽假校尉從曹公征漢中因降先主拜牙門將裨將軍建
興六年屬參軍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
不能用大敗于街亭眾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
郃疑其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遣逆率將士而還
丞相亮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
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九年亮圍

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大將軍司馬宣王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遷後典軍安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吳壹住漢中又漢中太守十五年進封安漢侯代壹督漢中延熙元年大將軍蔣琬住沔陽平更爲前護軍署琬府事六年琬還住涪拜平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漢中七年春魏大將軍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漢川前鋒已在駱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大驚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敵聽當固守漢樂二城遇賊今入比爾開涪軍足得救關平曰不然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禍也今宜先遣劉護軍杜參軍據興勢平爲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諸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相繼而至魏軍退還如平本策是時鄧

芝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而

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

端坐徹日愷無武將之體然性狡侵疑爲人自輕以此爲損焉十

一年卒子訓嗣初平同郡漢昌句句古侯侯古扶忠勇寬厚數有戰功功名

爵位亞平官至左將軍封宕渠侯華陽國志曰後張翼廖化並爲大將軍時人語曰前有王句後有張廖

張嶷字伯岐巴西郡南充國人也益部耆舊傳曰嶷出自孤微而少有通壯之節弱冠爲縣功曹

先主定蜀之際山寇攻縣縣長捐家逃亡嶷冒白刃攜負夫人夫

人得免由是顯名州召爲從事時郡內士人龔祿姚佃位二千石

當世有聲名皆與嶷友善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廣漢縣竹

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略吏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嶷度其烏

散難以戰禽乃詐與和親克期置酒酒酣嶷身率左右因斬慕等

五十餘級漂帥悉殄尋其餘類旬日清泰後得疾病困篤家素貧
賈廣漢太守蜀郡何祇名為通厚疑宿與疎濶乃自舉詣祇託以
治疾祇傾財醫療數年除愈其黨道信義皆此類也拜為牙門將

屬馬忠北討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蠻夷輒有籌畫戰克之功蓋部者舊傳曰

疑受兵馬三百人隨馬忠討叛羌疑別督數營在先至他里邑所在高峻疑隨山立上四五里羌于要厄作石門于門上施牀積石于其上過者下石槌擊之無不糜爛疑度不可得攻乃使譯告曉之曰汝汶山諸種反叛傷害良善天子命將討滅惡類汝等若稽顙過軍資給糧費福祿永隆其報百倍若終不從大兵致誅雷擊電下雖追悔之亦無益也若帥得命即出詣疑給糧過軍軍前討餘種餘種聞他里已下悉恐怖失所或理軍出降或奔竄山谷放兵攻擊軍以克捷後南夷劉胄又反以馬忠為督康降討胄疑復屬焉戰關常冠軍首遂斬胄于南事訖特封典古僚備復反忠令疑領諸營往討疑內招降得二千人悉傳詣漢中十四年武都氏王符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

過期不到大將軍蔣琬深以為念疑平之日符健求附款至必無

他變素聞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將有乖離是以稽留耳數

日問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就魏獨健來從初越嵩郡自丞相亮討

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

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疑為

越嵩太守疑將所領往之郡誘以恩命蠻夷皆服頗來降附北徼

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疑乃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解縱告喻使

招懷餘類表拜狼為邑侯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供職諸種聞之

多漸降服疑以功賜爵關內侯蘇祁邑君冬逢逢弟隗渠等已降

復反疑誅逢逢妻苑牛王女疑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剛猛

捷悍為諸種深所畏憚遣所親二人詐降疑實取消息疑覺之許

以重賞使為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折都耆帥

李求承昔手殺龔祿疑求募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始疑以郡郭

宇頽壞更築小塢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

致力定祚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出鹽鐵及漆而夷徼

久自固食疑率所領奪取署長吏焉疑之判定祚定祚率豪狼岑

槃木王舅甚爲蠻夷所信任忿疑自侵不自來詣疑使壯士數十直往收致撻而殺之持尸還種厚加賞賜喻以狼岑之惡且曰無得妄動動卽殄矣種類咸面縛謝過疑殺牛饗宴重申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贍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戶其率狼路欲爲姑堵冬逢報怨遣叔父離將逢衆相度形勢疑逆遣親近齋牛酒勞賜又令離姊逆逢妻宜暢意旨離旣受賜并見其姊姊弟歡悅悉率所領將詣疑疑厚加賞待遣還旄牛由是輒不爲患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旣平且近自旄牛絕道已百餘年更由安上旣險且遠疑遣左右齋貨幣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詣疑疑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驛奏封路爲旄牛响毗王遣使將路朝貢後主于是加疑撫戎將軍領郡如故疑初見費禕爲大將軍恣性汎愛待信新附太過疑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曰害于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宜鑒前事少以爲警後禕果爲魏降人郭修所害吳太傅諸葛恪以初破魏軍大興兵衆以圖攻取侍中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疑與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以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牟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之術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邪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于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竝舉實爲不晚願深採察恪竟以此夷族疑識見多如是類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屢乞求還乃徵詣成都夷民戀慕扶

穀涕泣過旄牛邑邑君襁負來迎及追尋至蜀郡界其皆督率隨

疑朝貢者百餘人疑至拜盪寇將軍慷慨壯烈士人咸多貴之然

放蕩少禮人亦以此譏焉益部耆舊傳曰時車騎將軍夏侯霸謂疑曰雖與足下疎

道在彼何云託心乎願三年之後是歲延熙十七年也魏狄道長李簡密書

請降衛將軍姜維率疑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益部耆舊傳曰疑風溼固疾

簡請降眾議狐疑而疑曰必然姜維之出時論以疑初還股疾不能在行中由是疑自乞肆力中

原致身敵庭臨發辭後主曰臣當值聖明受恩過量加以疾病在身常恐一朝隕沒幸負榮遇天

不違願得豫戎事若涼州克定臣為藩太守既到狄道簡悉率城中吏民出迎軍

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疑臨陣隕身然其所殺傷亦過倍既亡封

長子瑛西鄉侯次子護雄襲爵南土越雋民夷聞疑死無不悲泣

為疑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益部耆舊傳曰余觀張疑儀貌辭令不能駭人而其策

亮直之風而動必顧典後主深崇之雖古之英評曰黃權弘雅思量李恢公亮志業呂凱守節不回馬忠擾而能

士何以遠踰哉蜀世譜曰疑徐奕晉梁州刺史毅尚書曰擾而毅鄭玄注王平忠勇而嚴整張疑識斷明果咸以所長顯

名發迹遇其時也

第十四

三國志四十四

蔣費姜傳第十四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舍卒但免官而已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頃之爲什邡令先主爲漢中王琬人爲尚書郎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爲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答曰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旣不隱于心實又

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爲
參軍五年亮位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年代裔爲長史
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
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
付琬亮卒以琬爲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
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
處群僚之右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
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曹叡驕凶遼東三郡苦其暴虐
遂相糾結與之離隔欲大興衆役還相攻伐曩秦之亡勝廣首難
今有^此變斯乃天時君其治嚴摠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
西掎^之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爲大司馬東曹掾楊戲
素性^{如此}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構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

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古
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
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情憤誠非及
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
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
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
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琬以爲昔諸葛亮
數闕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舩欲由
漢沔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
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
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旣
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

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犄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長短以為事首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為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還住涪疾轉增劇至九年卒諡曰恭子斌嗣為綏武將軍漢城護軍魏大將軍鍾會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于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涪水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也亡考昔遭疾疢亡于涪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屈駕修敬墳墓視子猶父顏子之仁

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會得斌書報嘉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後主既降鄧艾斌詣會于涪待以交友之禮隨會至成都為亂兵所殺斌弟顯為太子僕會亦愛其才學與斌同時死劉敏左護軍揚威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俱鎮漢中魏遣大將軍曹爽襲蜀時議者或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敏以為男女布野農穀栖畝若聽敵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平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禕從成都至魏軍即退敏以功封雲亭侯

費禕字文偉江夏鄆人也音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仁將禕遊學入蜀會先主定蜀禕遂留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

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
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
汝于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先主立太子禕與允
俱為舍人遷庶子後主踐位為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群寮于
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眾人莫不易
觀亮以初從南歸以禕為照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
方諸葛恪羊衝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
不能屈禕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權甚器之
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禕別傳曰權乃以手
答曰臣以不才何以堪明命然乃所以討不庭禁暴亂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閹弱終不負東顧還遷為侍中亮北住漢中
請禕為參軍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建興八年轉為中護軍後又
為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竝坐爭論延或舉

刃擬儀儀涕泣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

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卒禕為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為尚書

令禕別傳曰于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晝夜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

倍于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并盡人之歡事亦不廢

董允代禕為尚書令欲數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數曰琬自漢中還涪禕

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眾往禦

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碁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

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日向聊觀試君耳君信

可人必能辨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殷基通語曰司馬懿誅曹爽禕

爽兄弟凡庸庸人苟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之任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

奮誅討一朝殄盡此所以稱其任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為懿感曹仲附已不一豈爽與相干事勢

不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譏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

有謀主之心大逆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威而向芳必無悉

寧忠臣為君深慮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刑之可也琬固讓

州職禕復領益州刺史禕當國功名略與琬比禕別傳曰禕推性謙素豕

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十一年出住漢中自琬及禕雖自身在外慶賞刑威皆

遙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後十四年夏還成都成都望氣

者云都邑無宰相位故冬復北屯漢壽延熙十五年命禕開府十

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為循手刃所害諡

曰敬侯子承嗣為黃門侍郎承弟恭尚公主禕別傳曰恭為尚書郎顯名當世早卒禕長女

配太子璿為妃

姜維字伯約天水翼人也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傳子曰維為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衣

之仕郡上計掾州郡為從事以父冏昔為郡功曹值羌戎叛亂身

衛郡將沒于戰場賜維官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丞相諸葛

亮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適出案行維及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

記梁虔等從行太守聞蜀軍垂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皆有異心

於是夜亡保上邽維等覺太守去追遲至城門城門已閉不納維

等相率還翼亦不入維等維等乃俱詣諸葛亮會馬謖敗於街

亭亮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故維遂與母相失魏略曰天水太守馬

雍州刺史郭淮偶自西至洛門案行會聞亮已到祁山淮顧遵曰是欲不善遂驅東還上邽遵急

所治翼縣界乎西偏又恐吏民樂亂亦隨淮去時維謂遵曰明府當還翼遵謂維等曰卿諸人回

復信皆賊也子行維亦無如遵何而家在翼遂與郡吏上官子修等還翼翼中吏民見維等大

喜便令見亮二人不獲已乃共詣亮亮見大悅未及遣迎翼中人會亮前鋒為張郃費繇等所破

遂將維等却縮維不得還遂入蜀諸軍攻翼皆得維母妻子亦以亮辟維為倉曹掾加

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

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

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

甚敏于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于人畢

教軍事當遣詣宮觀見主上孫盛雜記曰初姜維詣亮與母相失復得母書令求當

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十二年亮卒維還成都為右監軍輔漢將

軍統諸軍進封平襄侯延熙元年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琬既還

大司馬以維為司馬數率偏軍西入六年遷鎮西大將軍領涼州
刺史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汶山平康
夷反維率眾討定之又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大將軍郭淮夏
侯霸等戰于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
年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
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
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漢晉春秋曰費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亦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十六年春禕卒夏維率數萬

且不如保國治民破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

為希冀激俸而决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

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維糧盡
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長李簡舉城降
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
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

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眾死者數萬人經
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却住鍾題十
九年春就遷維為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
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為魏大將鄧艾所破於段谷星散流離死
者甚眾眾庶由是怨讟而隴巴西亦騷動不寧維謝過引負求自
貶削為後將軍行大將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及于
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略谷徑至
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眾皆惶懼魏大將
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軍於長城維前往亡水皆倚山
為營望艾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
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
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

制維建議以為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竝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竝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于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五年維率眾出漢侯和為鄧艾所破還住沓中縱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臣黃皓等弄權於內右大將軍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之故自危懼不復還成都華陽國志曰維意黃皓恣擅廢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趨走小臣耳辭而出後主勅皓詣維陳謝維往重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于失言遂說皓求沓中種麥以避內逼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竝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

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啓後主寢其事而群臣不知及鍾會將

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為維援左

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為諸圍外助比至

陰平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住待之月餘維為鄧艾所摧還住

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傳僉

格鬪而死漢晉春秋曰蔣舒將出降乃詭謂傳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為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為功我以出戰克敵為功請各行其志遂率眾出僉謂其戰也至陰平以降胡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鬪而死魏人義之蜀記曰蔣舒為武興督在事無稱蜀命人代之因留舒助漢中守舒恨故

開城會攻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翼厥甫至漢壽維化

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還保劔閣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公

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

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喬能喻斯好維不答書列營守險會

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

三國四一

諸葛瞻於縣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據成都維等初聞瞻破或聞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東入吳或聞欲南入建寧於是引軍由廣漢鄴道以審虛實尋被後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千寶晉記云會謂維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此為速矣會甚奇之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輦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士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世語曰時蜀官屬皆天下英俊無出維右會既構鄧艾艾檻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漢晉春秋曰會陰懷異圖維見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肯漢于擾攘以見疑于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安死彼豈關主患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任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為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于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華陽國志曰維救會誅北來諸將既死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祕書典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孫盛晉陽秋曰盛以永和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既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偽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土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于今傷之盛以為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其姜維之謂乎鄧艾之入江由士眾鮮少維進不能奮節歸之下退不能撓節五將擁衛蜀主思後圖之計而乃反

覆於逆順之間希違情於難異之會以衰弱之國而屢觀兵於三秦已滅之邦冀外之奇舉不亦聞哉臣松之以為盛之譏維又為不當于時鍾會大眾既造劔閣維與諸將列營守險會不得進已議還計全蜀之功幾乎立矣但鄧艾詭道傍入出于其後諸葛瞻既敗成都自潰維若回軍救內則會乘其背當時之勢焉得兩濟而責維不能奮節魏將以舉大事授維重兵使為前驅若令魏將皆死兵事在維手殺會復蜀不為難也夫功成理外然後為奇不可以事有差手而抑謂不然設使因單之計邂逅不會復可謂之愚聞哉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為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維妻子皆伏誅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邵正著論論維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勝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槩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孫盛曰異哉邵氏之論也夫士雖百行操業萬殊至于忠孝義節百行之冠冕也姜維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違君徇利不可謂忠捐親苟免不可謂孝害加舊邦不可謂義敗不死難不可謂節且德政未敷而疫民以逞居禦侮之任而致敵喪守于夫智勇真可云也凡斯六者維無一焉實有魏之逋臣亡國之亂相而云人

之儀表斯亦惑矣縱雖好書而微自藻潔豈異夫盜者分財之義而程鄭降階之善也臣松之以爲卻正此論取其可稱不謂維始終行事皆可準則也所云一時儀表止在好學與儉素耳本傳及魏略皆云維本無叛心以急通歸蜀盛相譏維昔所俱至蜀梁緒官至大鴻

臚尹賞執金吾梁虔大長秋皆先蜀亡沒

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

也臣松之以爲蔣費爲相克遵畫一未嘗徇功妄動有所虧喪外却駱谷之師內保寧緝之實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何以過于此哉今譏其未盡而不著其事故使覽者不知所謂也姜

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翫衆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有

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況于區區蕞爾而可屢擾乎哉于寶曰姜維爲蜀相國亡主辱

弗之死而死于鍾會之亂惜哉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是以古之烈士見危授命投節如歸非不愛死也固知命之不長而懼不得其死也

蜀書十四

蜀書十四

三國志

蜀書十四

